閨範圖說

二

イ 4
514
12

呂新吾先生閨範圖說卷之二

善行

女子之道

婦道母儀始於女德。未有女無良而婦淑者也。故首女道。爲類六。得二十八人。

一孝女。女未適人。與子同道。孝子難。孝女爲尤難。世俗女子在室。自處以客。而母亦客之。子道不修。母須其衣食事之焉。養驕修態。易怨輕恚。亦未聞道矣。今錄其可法者。凡十四人。

514
12

齊傷槐女　趙津女娟　齊太倉女　曹娥求父

盧氏代母　楊香扼虎　趙娥刺讐　謝娥殺盜

王女擊賊　叔禕禱疾　妙眞祀壽　楊女辨寃

袁氏同焚　康氏乳弟

二烈女女子之道守正待求不惟從一而終亦須發禮而正始命之不穀豈與願違朱顏無自免之術白刃豈甘心之地然而一死之外更無良圖所謂舍生取義者也彼浣紗之女死於伍員輕矣未嫁之女死以殉夫過矣是不可以已乎今錄死得其正者三人

奉天二賓　詹氏全親　倪氏被刺

三貞女女子守身如持玉巵如捧盈水心不欲爲耳目所變迹不欲爲中外所疑然後可以完堅白之節成清潔之身何者丈夫事業在六合苟非瀆倫小節猶是自贖女子名節在一身稍有微瑕萬善不能掩然居常處順十女九貞惟夫消磨糜爛之際金久鍊而愈精滓泥污穢之中蓮含香而自潔則顯節者亦十九也故取貞女以示訓焉得三人

木蘭代戍　韓氏從軍　高郵死敎

四廉女。觀利如塵垢。若將浼焉者也。凡一人。

季女郤錢

五賢明之女。慎檢名節。通達理道者也。凡五人。

齊宿瘤女　楚成鄭瞀　齊鍾離春　齊孤逐女

魯漆室女

六詩女。女子無儀。且不以學名。況詩乎。錄詩女者何。古今詩女多矣。錄二人者何。非以詩也。非以二女也。男女者。萬物之情。惟聖人能通之。節義者。生人之紀。惟聖人能植之。喜二女之遇。余爲世道幸也。

寄征人詩　上刑官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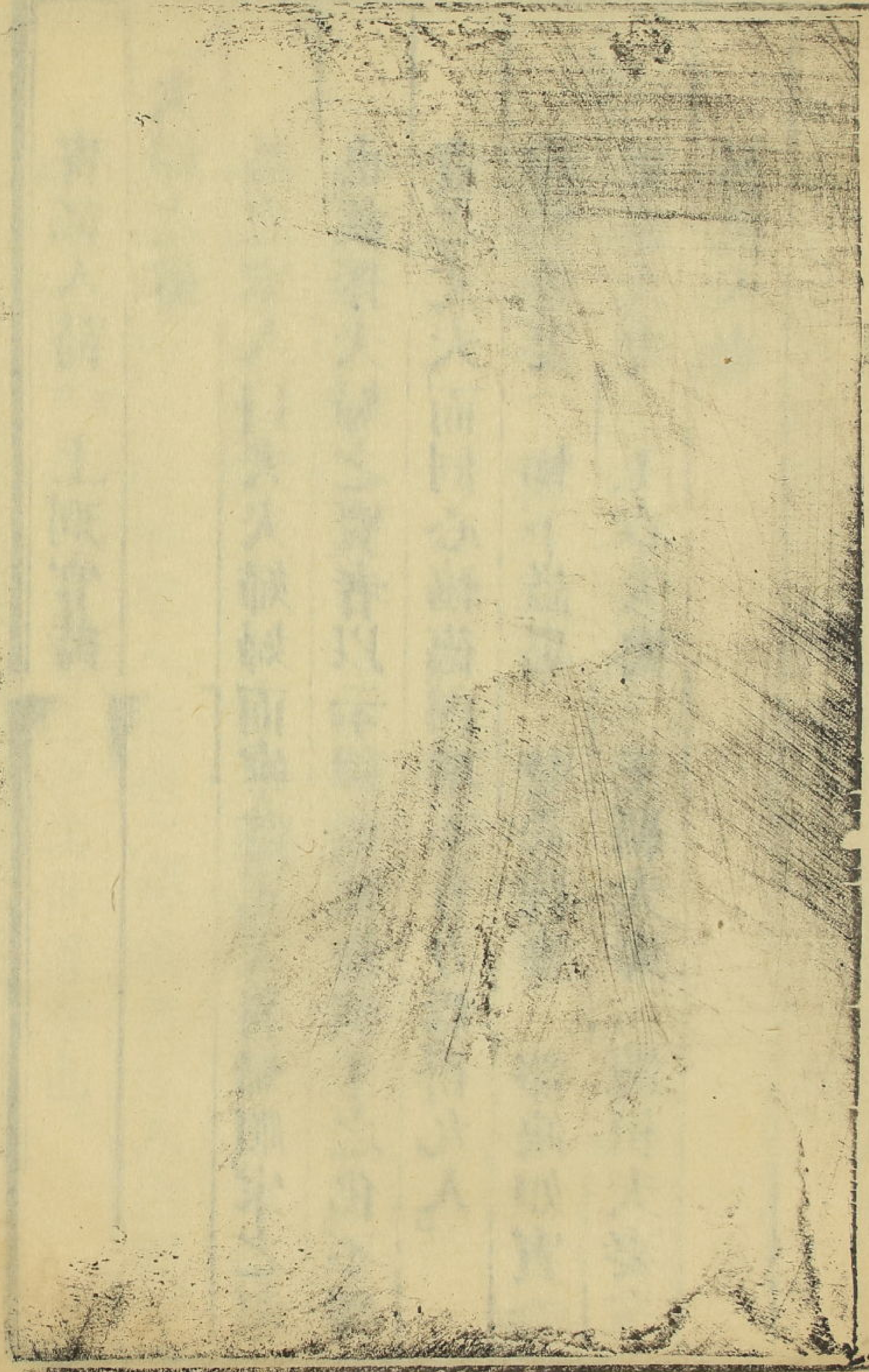
七夫婦之道

易之家人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夫義婦順。家之福也。故擇夫婦之賢者以示訓焉。使知刑于之化。不獨責之丈夫。而同心協德。內助亦有力焉。得九人。

魯黔婁妻　柳下諡惠　楚於陵妻　郤缺如賓

梁孟夫妻　王章夫妻　王霸夫妻　鮑桓夫妻

呂范夫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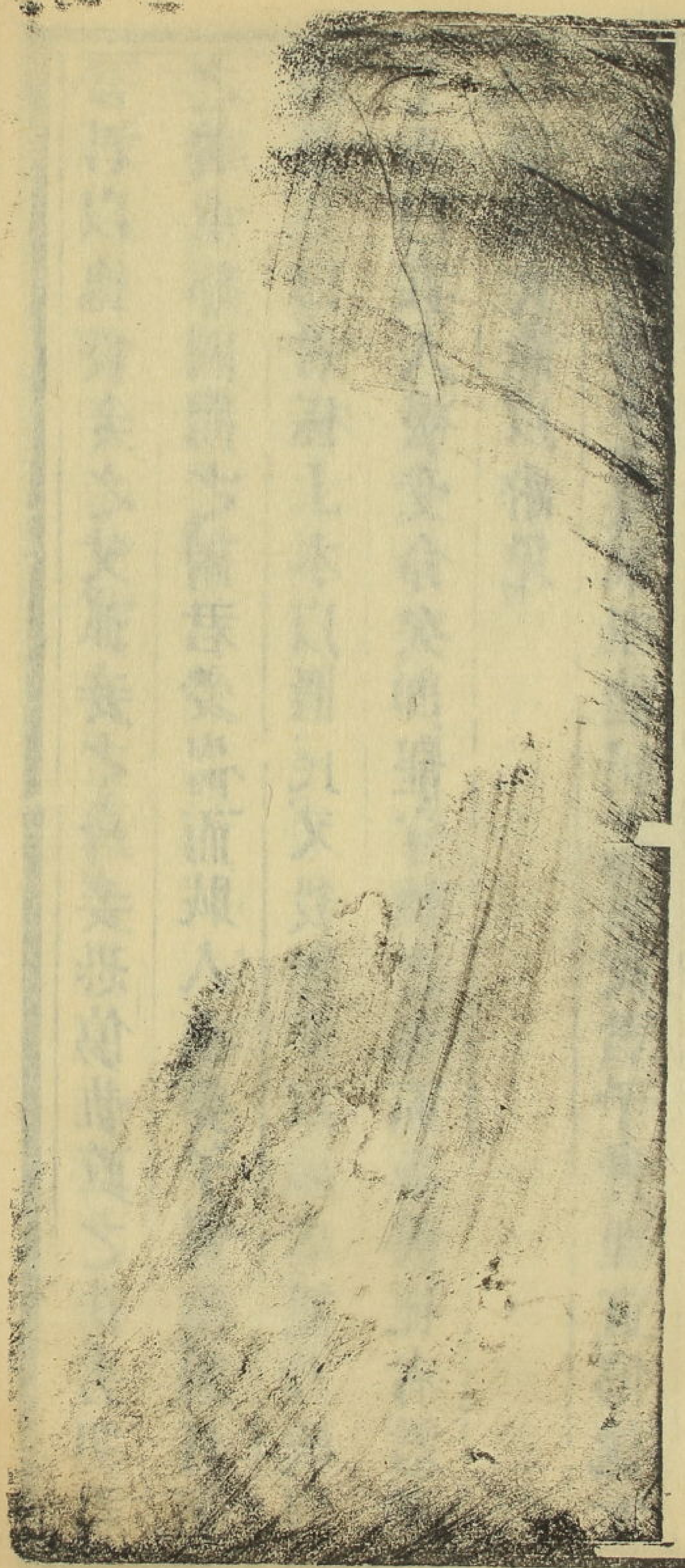


女子之道

齊傷槐女

齊景公有愛槐。使衍守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於是衍醉而傷槐。景公怒。將殺之。女婧懼。乃造晏子請曰。妾父衍見風雨不時。五穀不滋。禱祠於名山神水。不勝麴糵之味。先犯君令。罪固當死。妾聞明君之治國也。不為畜傷人。不以草傷稼。昔者宋景公時。大旱三年。卜人曰。當以人祀。景公乃降堂北面稽首曰。所以請雨者。為吾民也。必欲人祀。寡人願自當之。言未卒。天大雨。以能順天惠民也。今吾君以槐殺妾之父。孤妾之身。妾恐傷執政之法。害明君之義也。鄰國聞之。謂君愛樹而賊人也。晏子惕然。明日朝。謂景公曰。君極土木以匱民。又殺無罪以滋虐。無乃殃國乎。公曰。寡人敬受命矣。節罷守槐之役。而赦傷槐者。君子曰。傷槐女能以辭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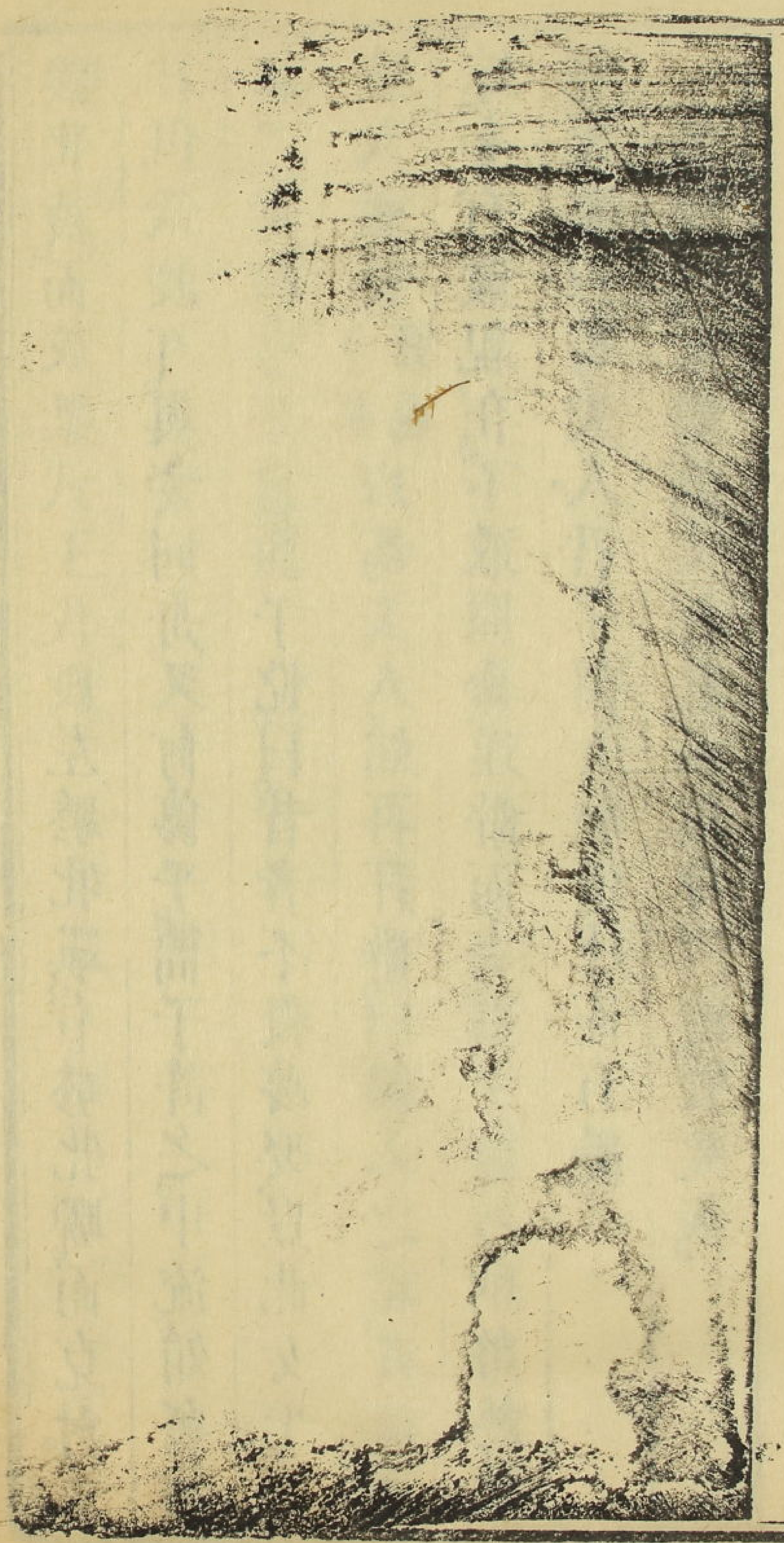
呂氏曰。勢之尊。惟理能屈之。是故君子貴理。直傷槐女之言。豈獨能救父死。君相能用其言也。齊國其大治乎



趙津女娟

女娟者。趙簡子夫人也。初簡子伐楚。與津吏期。簡子至。津吏醉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娟對曰。妾父聞主君來渡不測之水。禱祀九江三淮之神。既祭。飲福不勝杯酌餘瀝。醉至於此。妾願以微軀代父之死。簡子曰。非女子之罪也。娟曰。妾父尚醉。恐其身不知痛。而心不知罪也。願醒而伏辜焉。簡子釋其父弗誅。將渡少一楫（音節 篙也）者一人。娟攘卷（揎手 捐倦）而請曰。願備父役。簡子曰。不穀將行。選士大夫與俱。義不與婦人同舟渡也。娟對曰。昔者湯伐夏。左驂牝（音殯 畜母也）驪。右驂牝黃。而放桀。武王伐殷。左驂牝騏。右驂牝騵。而克紂。至主君但欲渡耳。與妾同舟。又何傷乎。簡子許之。中流。娟發河激之歌以暢其意。簡子悅。曰。昔者不穀夢娶。豈此女乎。將使人祝祓（音弗 祭也）以爲夫人。娟再拜辭。曰。婦人之禮。非媒不嫁。妾有嚴親在。不敢聞命。遂辭而去。簡子歸。乃納幣於父母。而娶以爲夫人。君子謂女娟通達而有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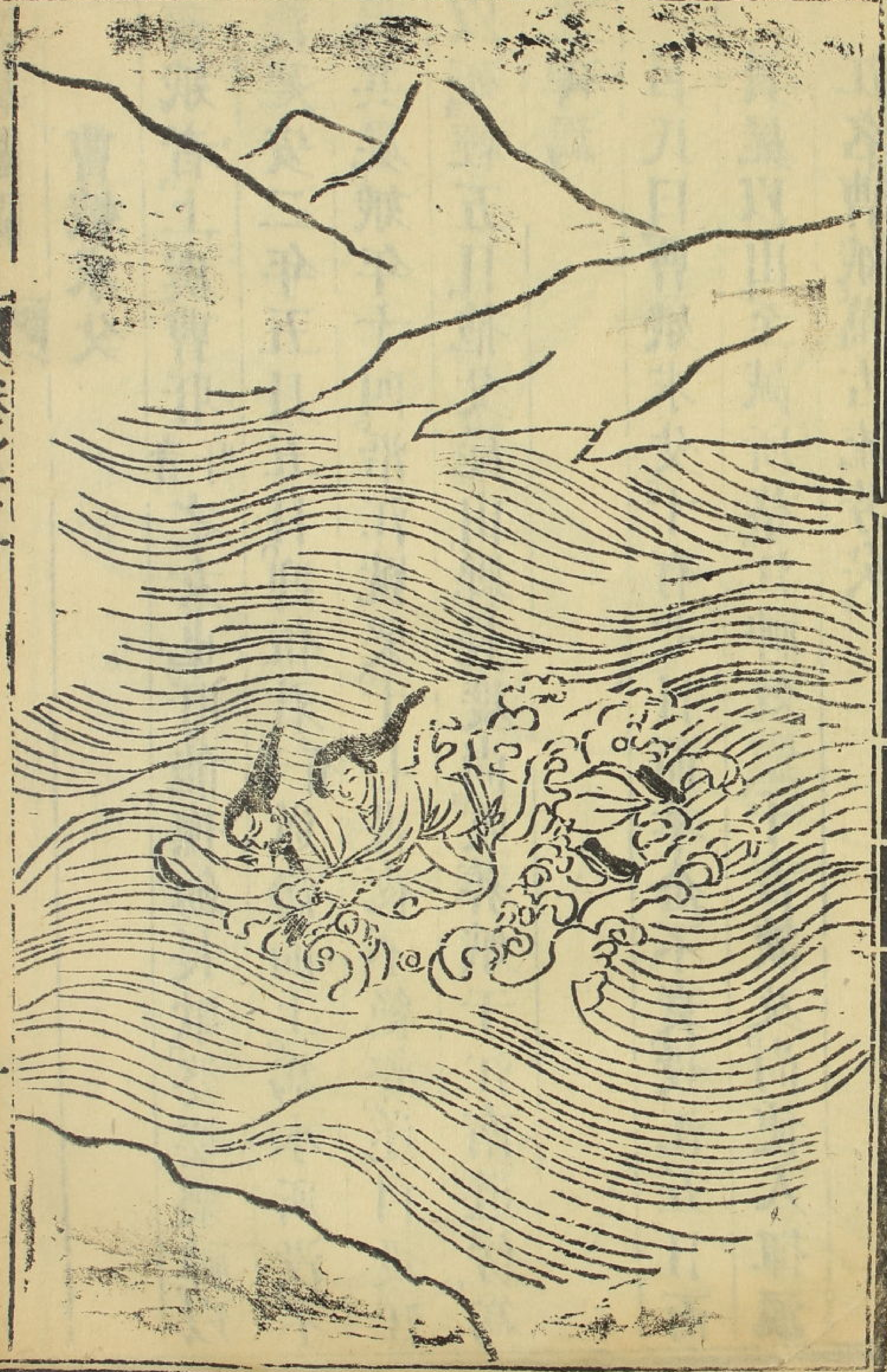
呂氏曰。女娟救父有辭。而處身以禮。賢矣哉。



齊太倉女

齊太倉女者。漢太倉令淳于公之少女也。名緹縈（音盈）淳公有女五人無子。孝文皇帝時。公有罪。當刑。詔繫長安。會逮公罵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緹縈悲泣。隨之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肉傷）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憐其意。乃下詔曰。葢聞有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何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五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朕德薄而教不明歟。吾甚媿焉。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訓道不純。愚民陷焉。而斷支體。刻肌膚。何其忍而不德也。其除肉刑。淳于公遂得免焉。自是之後。鑿顛者髡。抽脅者笞。刖（音月）足者鉗（音虔）

呂氏曰。生男未必有益。顧用情何如耳。若緹縈者。雖謂之有子可也。故千載名垂青史。爲人子者。可以媿矣。



曹娥求父

曹娥者。上虞曹盱（音吁）之女也。盱能撫劒長歌。婆娑樂神。以漢建安二年五月五日。迎伍君（子胥）逆濤而上。為水所沒。不得其屍。娥年十四。沿江號哭。十七晝夜不絕聲。遂自投江以死。經五日。抱父屍出。縣長度尚。改葬娥于江南道傍。為立碑焉。

呂氏曰。曹娥求父。十有七日而孝念不衰。投江五日而負屍以出。至誠所格。江神效靈。千古談及。尚使人揮淚。江名曹娥。萬古流芳矣。

盧氏代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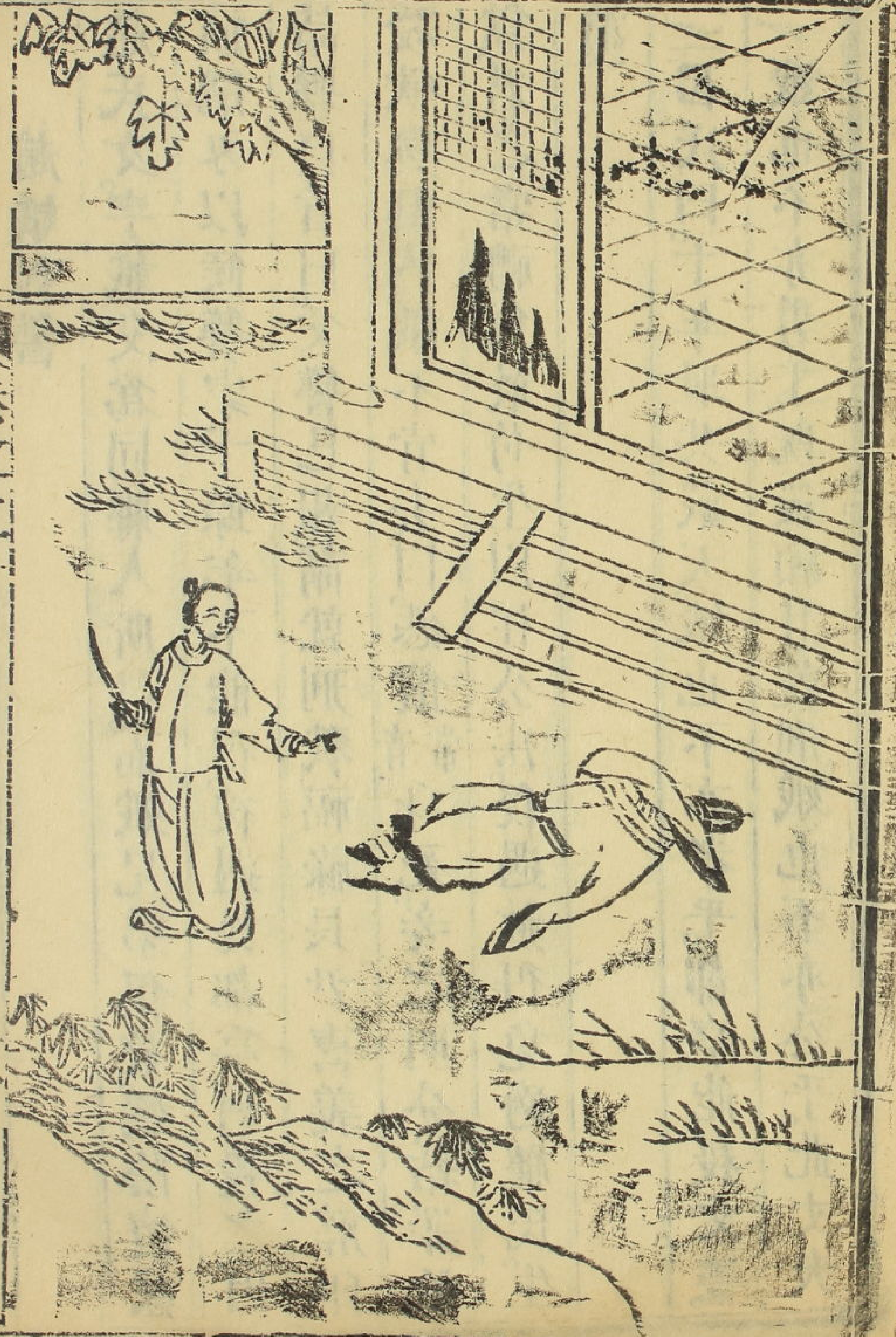
盧氏。永嘉人。一日與母同行。遇虎將噬（音世 呑也）母。女以身當之。虎得女。母乃免。後有人見其跨虎而行。里人建祠於永寧鄉。宋理宗朝。封白孝祐。

呂氏曰。世豈有不畏虎之人哉。況一膽怯女子。獨當母前。惟恐虎不我噬焉。此何心哉。一情所篤。萬念俱忘。虎何嘗噬盧氏。天固假之以章孝應耳。

楊香搤虎

楊香。南鄉縣楊豊女也。隨父田間。豊爲虎所噬。香年十四。手無寸刄。乃搤音額手虎頸。豊因獲免。太守聞之。賜穀旌搤捉也其門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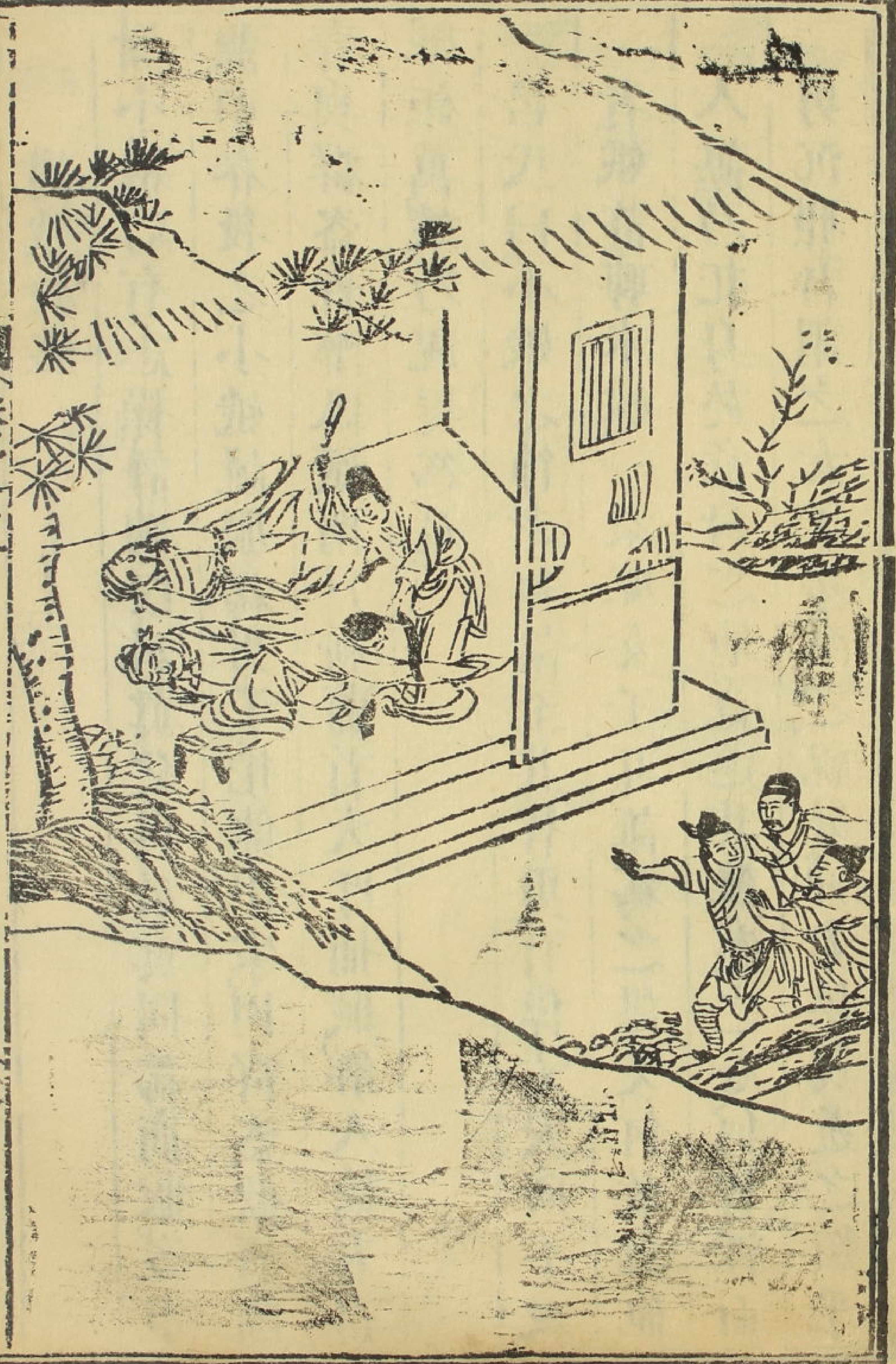
呂氏曰。惟義能勇。膽莫怯於女子。力莫弱於閨門之少年。猛戇多力。莫強於噬人之虎。香也。乃能搤其頸而救父以生。向非孝念迫切。奮不顧身。以勇以力。豈能相敵哉。幸而兩全。亦有天祐。若香之心。則俱死亦無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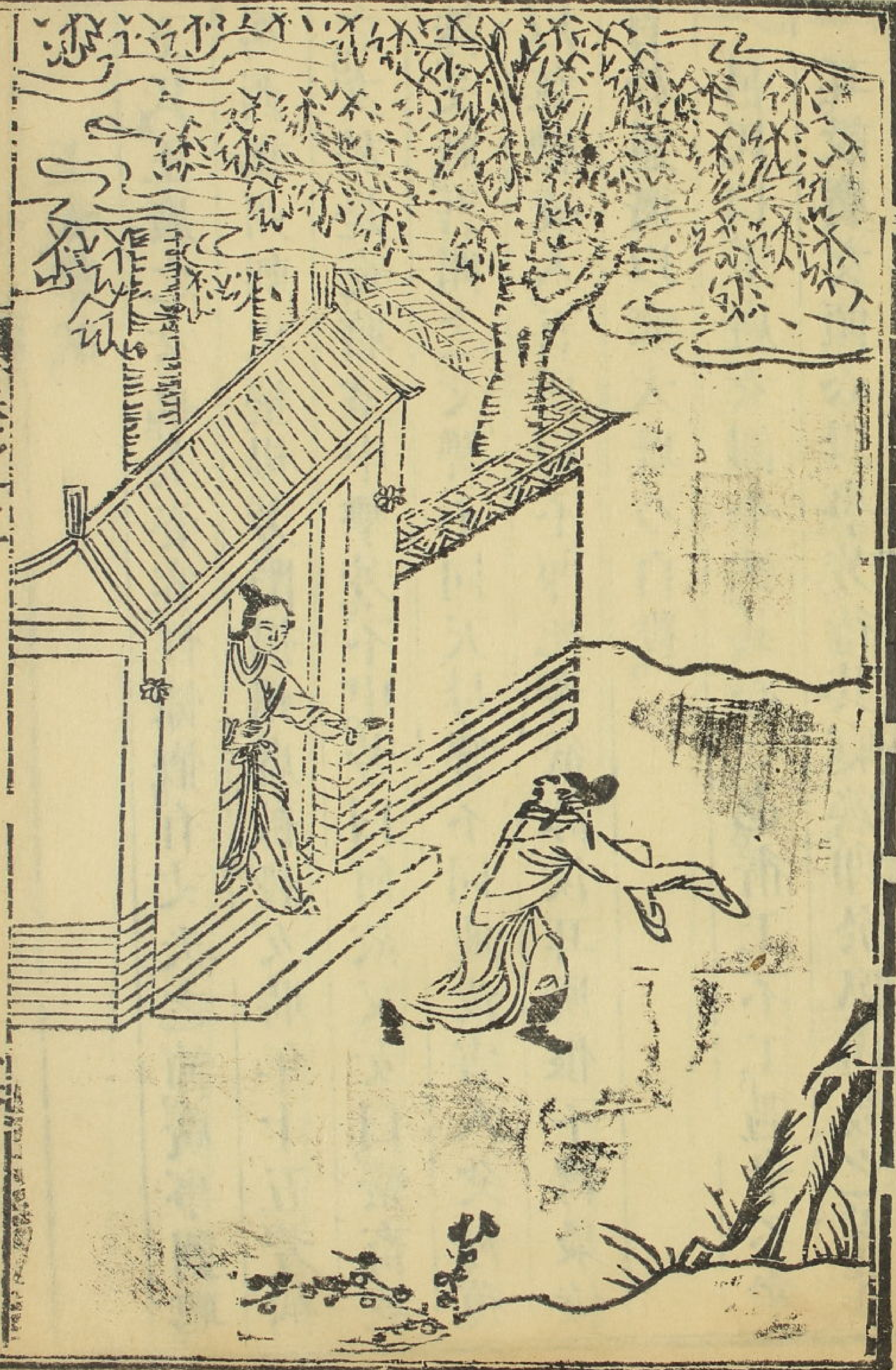


趙娥刺讐

趙氏女字娥、父爲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俱歿。娥陰懷感憤、隱忍以候讐家。十餘年不能得。後遇於都亭、剌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讐已報。請就刑戮。福祿長尹嘉義之。解印綬欲與俱亡。娥不肯去。曰。怨償音常身死。妾之明分。結罪治獄。君之常禮。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後遇赦得免。適龐氏。生淯。

呂氏曰。十年耻共戴天。娥也不亦孝乎。都亭能殺父讐。娥也不亦勇乎。既殺願甘就刑。娥也不亦公乎。此丈夫行而女身。今之人而古之心者也。吾敬服之。





謝娥殺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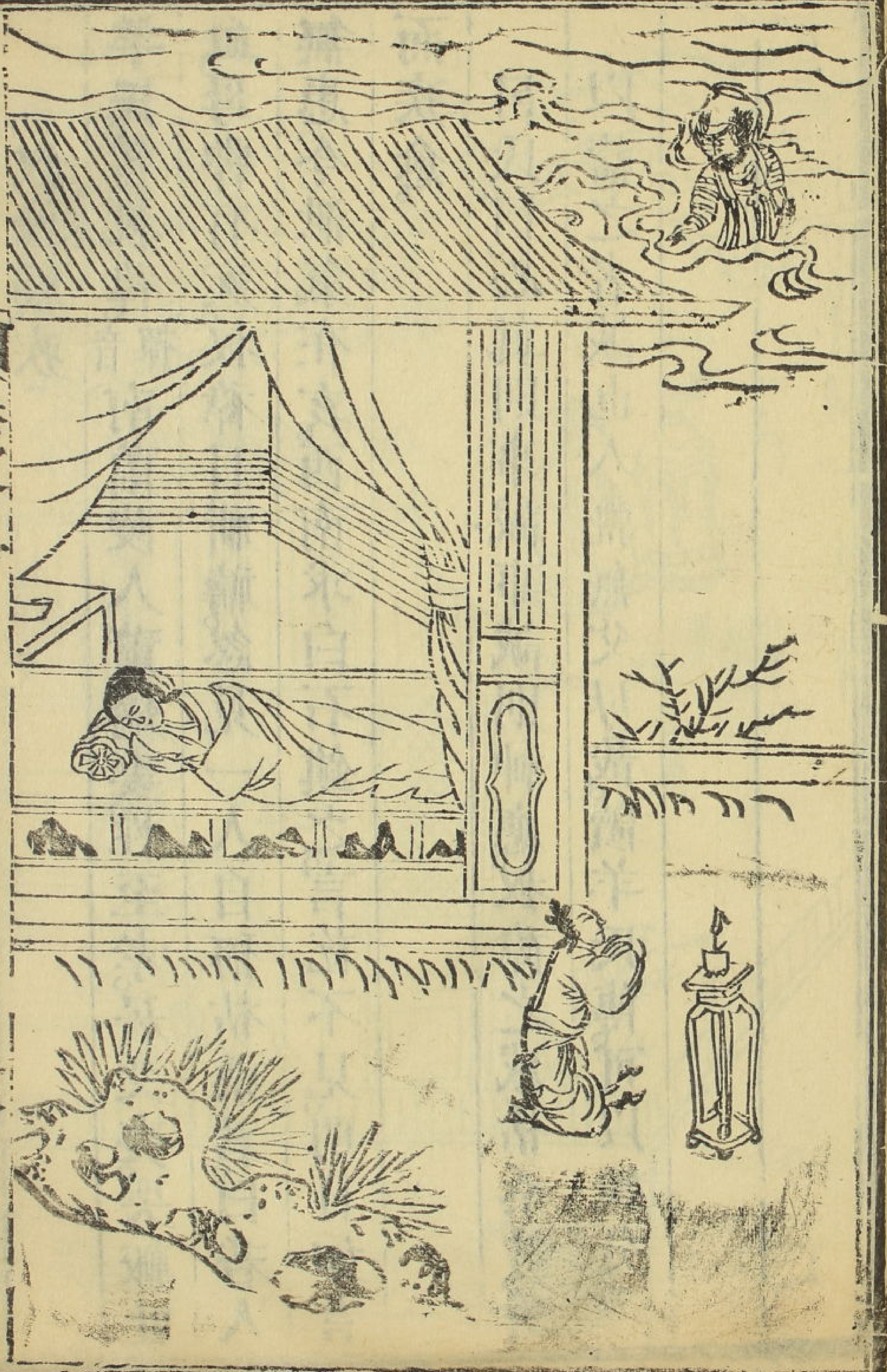
謝小娥。幼有志操。許聘段居貞。父與居貞同爲商販。盜申蘭申春殺之。小娥詭服爲男子。托傭申家。因群盜飲酒。蘭春與群盜皆醉臥。娥閉戶斬蘭首。大呼捕賊。鄉人擒春。得賊鉅萬。娥乃祝髮爲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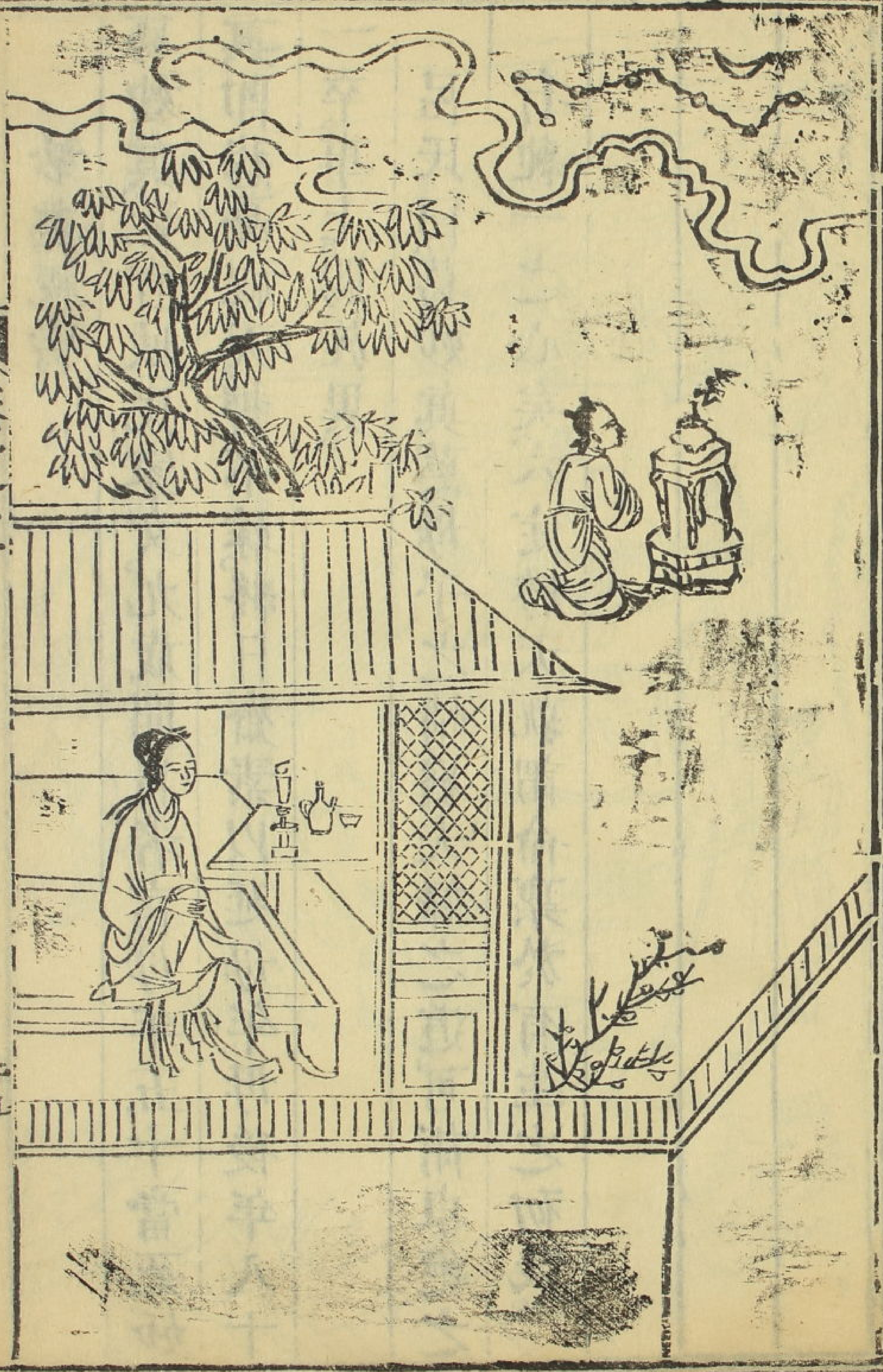
呂氏曰。小娥之節孝無論。至其智勇。有偉丈夫所不及者。娥許聘未嫁。一柔脆女子耳。誰爲之謀。又何敢與他人謀。乃托身於危身之地。竟遂其難遂之心。何智深而勇沉耶。吾謂之女子房。卒之祝髮。抑赤松與遊之類乎。

王女擊賊

王氏。王廣之女也。美姿容。性慷慨。有丈夫之節。廣事劉聰。爲西揚州刺史。蠻楊芳陷揚州。廣被殺。女時年十五。芳納之。女於是夜暗室中擊芳。不中。芳曰。何故反。女曰。蠻畜。我誅父賊。吾聞之。父讐不同天。母讐不同地。汝害人父母。復以無禮凌人。吾所以不即死者。欲誅汝耳。所恨不得梟汝首於通衢。以塞大恥。乃自殺。

呂氏曰。王廣女。謝小娥。其心一也。術工不工。遇幸不幸耳。設廣女傾心以事芳。待其寢熟。即於臥內殺之。亦甚易易。惜也。積忿所激。不甘一夕之懽。暗室所加。不中。當死之處。荊卿所以抱千古之恨也。





叔禕禱疾

羊氏名叔禕音揮南蘭陵人蕭嶠妻性至孝居父喪哭輒吐血母嘗有疾叔禕日祈禱忽見一人自稱枯桑君曰君人無患令泄氣在亥西南求白石鎮之言訖不見明日如言而疾愈

呂氏曰心眞則事誠事誠則神應叔禕之感枯桑君蓋以禱之者誠也人孰無父母哉讀羊氏傳可以媿矣

妙眞祝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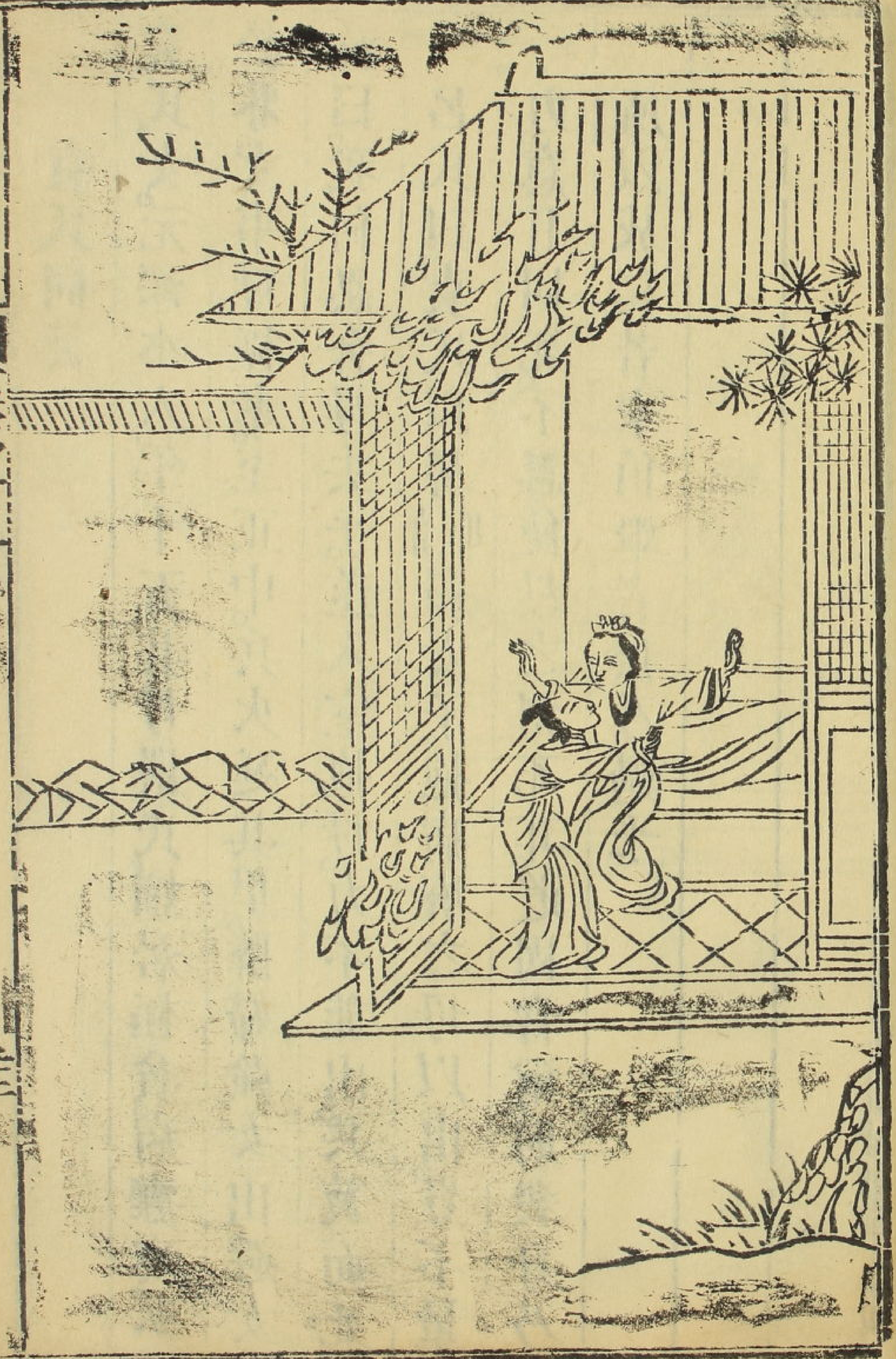
葛妙眞。元宣城民家女。九歲聞日者言。母年五十當死。妙眞卽悲憂。祝天。誓不嫁。終日齋素。以延母年。母後年八十一卒。事上。賜旌異。

呂氏曰。葛妙眞篤母子之情。廢夫婦之道。可謂卓絕之行。純一之心矣。人定勝天。孰謂命禀於有生之初哉。

楊女辨冤

羅江張氏者，家富。夫亡，妻楊氏與一女寡居。一日，親黨婦會，母攜女行。其典庫雍乙者從行，先歸，死於庫。提刑張文饒疑楊有私，命石泉軍劾治，拷掠備至，終不服。女曰：「母以清潔受誣死，將上訴於天。」大號哭而死於廳事。於是石泉連三日地大震，天雨雪。勘官李志寧夕坐，恍有發墜於面前，自念殺人者非袁氏乎？有門卒忽言：張氏傭夫曰袁大。執而訊之，即伏曰：「適盜庫金，遇乙，恐發覺，遂殺之。」楊乃得免。人以為孝感，郡守扁其居曰孝感坊。

呂氏曰：張女朝夕母，母之潔耶汙耶，固所真知。加以所無之惡，苦以難堪之刑，女也一哭而死，蓋悲憤所激哉。發何從來？女之英靈托事以悟勘官也。張文饒欲以誘讖成獄，可為聽訟者之永鑒矣。



袁氏同焚

袁氏女。元溧水人。年十五。其母嚴氏。孀居極貧。病癱瘓。臥於牀。女事母極孝。至正中。兵火延其里。鄰婦強女出避。女泣曰。我何忍舍母去乎。遂入室抱母。力不能出。共焚而死。

呂氏曰。袁氏以孱(音川)弱女子。抱病廢之母以出。豈不量力。意甘同死。不忍使母之獨死耳。道固當爾。則殺身乃所以成仁。若宋伯姬者。無乃過乎。

康女乳弟

康孝女。本朝濟源人。父友賢。年老無子。擇王玨入壻。女勸母納妾。生子而乏乳。女亦生女。遂舍之。乳其弟。曰。吾父老矣。女可得。而弟不可再得也。母嘗遘疾甚。女嘗糞甘苦。夫早沒。誓不再適。時人稱之。

呂氏曰。康女事親之孝。愛弟之友。從夫之貞。是謂二不可及。

奉天二寶

奉天貧氏女。二女。長者年十九。幼者年十六。少有志操。皆美姿容。永泰中。群盜數千人。剽掠其村。二女匿岩穴間。盜曳出之。驅迫以前。臨壑谷。深數百尺。其姊曰。吾寧就死義不受辱。即投崖而死。盜方驚駭。其妹繼之。折足破面流血。群盜舍之而去。京兆尹第五琦。嘉其貞烈。奏之。詔旌表門閭。永免其家丁役。

呂氏曰。奉天二寶。烨烨載籍間。古今稱烈女矣。及考史志。諸書如夔州二熊。眉山二師。滕州二王。長沙二尹。嘉興二錢。皆遇盜不辱。節義成雙。而女非同姓。又紛紛不可勝書。嗟夫。亂離婦女。委身於兵刃。寄命於蓬蒿。逃無所往。生難自存。亦可悲矣。堯舜在上。尚有是哉。夫人君溺縱豪奢。多欲喜事。則賦歛日急。賦歛急則海內日貧。凶民壯士。負氣不平。衣食無賴。而有司法令煩苛。胥肆誅求。以激其不逞之怒。由是刼掠貨財。屠戮男女。江河流赤子之血。原野積征夫之骨。兵連禍結。而社稷遂亾。人君亦何利哉。始知保四海之民者。乃所以奠萬世之安。而君崇節儉。官誅貪饕。誠乃已亂之源也

詹氏全親

詹氏女。紹興初。年十七。淮寇號一窠蜂。破蕪湖。女嘆曰。父子俱無生理。我計決矣。頃之賊至。執其父兄將殺之。女泣拜曰。妾雖窶(音呂貧也)陋。願相從。贖父兄命。不然。且同死無益也。賊釋父兄縛。女麾之曰。亟走。無相念。我得侍將軍足矣。從賊行數里。過市東橋。躍入水中死。賊相顧駭嘆而去。

呂氏曰。宋儒有云。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故聖人貴德尤貴有才之德。詹女委曲數言。忍死數里。而父兄俱脫於兵刃之下。向使罵賊不屈。鬪門被害。豈不烈哉。而一無所濟。智者惜之。若詹烈女。可為處變法矣。

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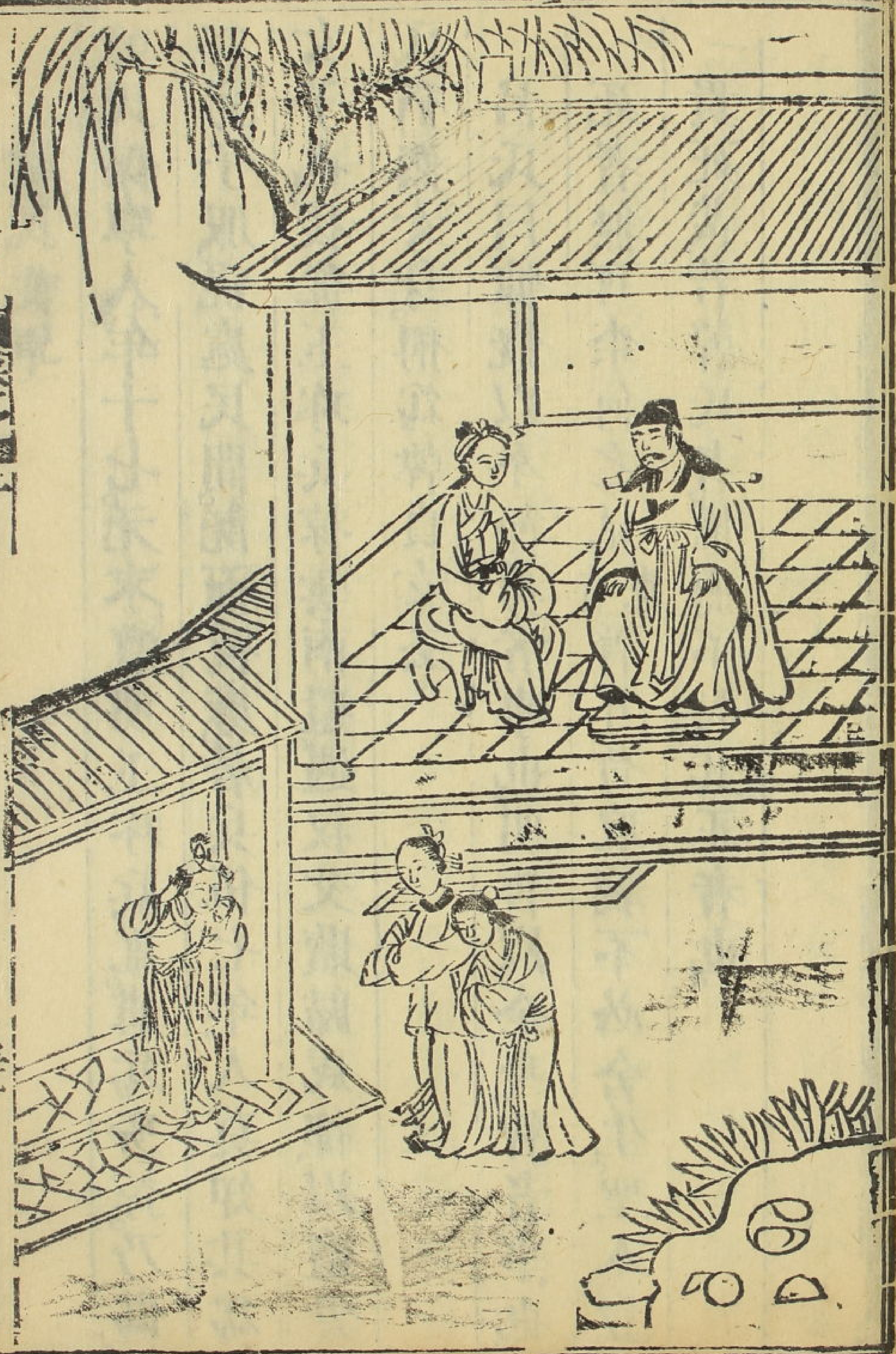
倪女被刺

倪氏。後魏涇州人。許嫁彭老生。家貧。常自汲以養父母。老生往犯之。不從。老生曰。汝終不爲吾婦耶。女曰。女道正終。婦道正始。禮未及成。何得相辱。老生若相逼。女變色堅拒。老生怒而刺之。女曰。我所以執節自固。正爲君守身。不敢苟從耳。君乃見殺耶。言訖而絕。老生遂論死。詔旌其墓曰貞女。

呂氏曰。倪女賢乎哉。固吾夫也。而合巹未行。寧死不爲苟合之事。况非其夫者乎。彼窺穴踰牆者。其夫耶非耶。

木蘭代戍

木蘭唐商丘人父病不能從軍爲有司所苦木蘭代父戍邊十二年人不知其女也潔白之操可比冰玉歸賦戍邊詩一篇云促織何唧唧木蘭當戸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嘆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耶名阿耶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爲市鞍馬從此替耶征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音牋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馬鞭旦辭耶孃去暮宿黃河邊不聞耶孃聲喚女但聞黃河流水聲濺濺音賤旦辭黃河去暮宿黑山頭不聞耶孃喚女聲但聞胡騎聲啾啾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音托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勲十二轉賞賜百千強可汗可汗稱天子問所欲木蘭不用尚書郎願馳千里足送兒還故鄉耶孃聞女來出郭扶相將阿妹聞姨來當戸理紅粧小弟聞姐來磨刀霍霍向猪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牀脫我戰時袍着我舊時裳當窓理雲鬢掛音卦鏡帖花黃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雄兎脚撲揬或作朔雌兎眼迷離雙



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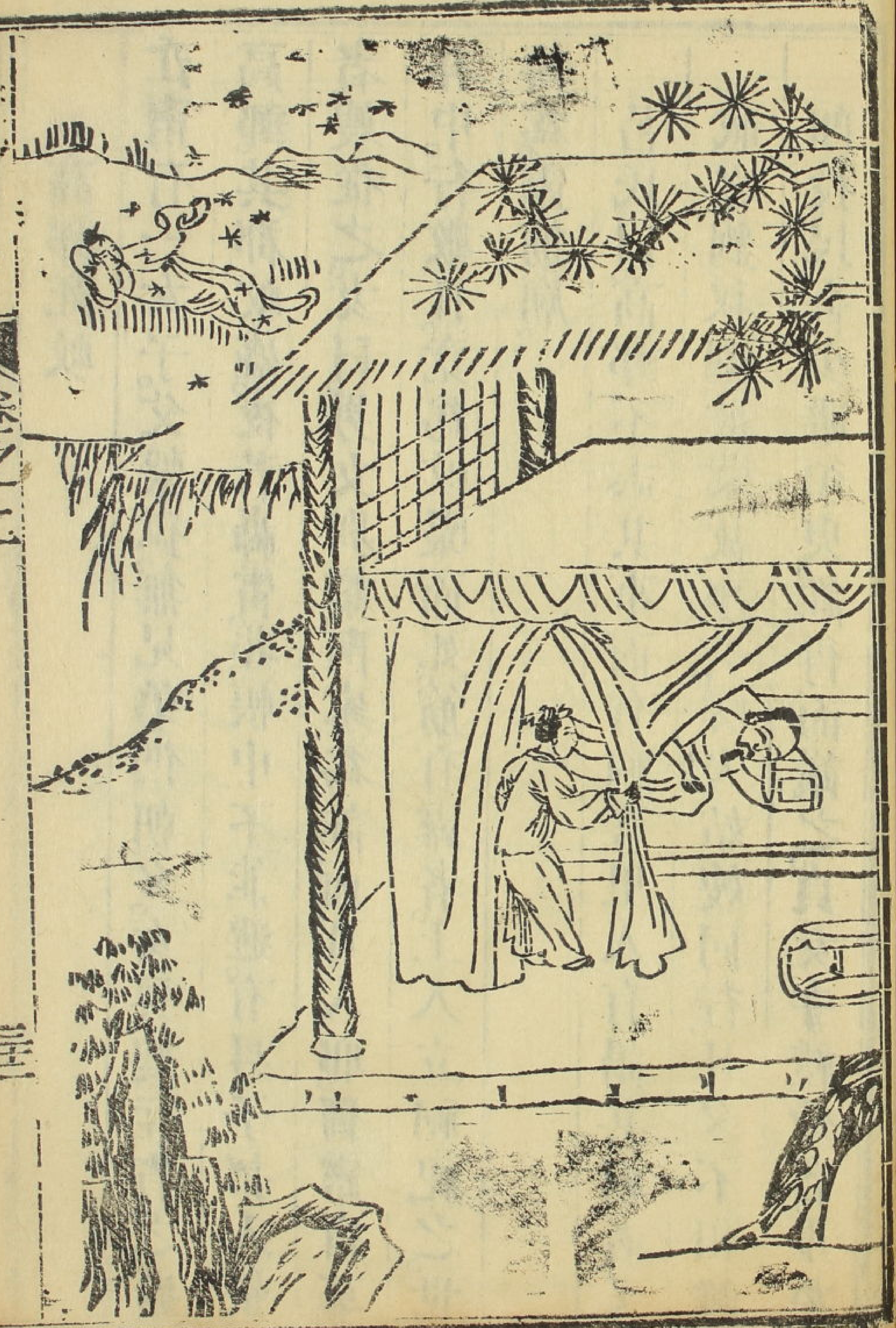
呂氏曰。世之君子。堅白之眞。不足以當磨涅。瓜李之地。不敢顧其履冠。夫惟不可試。故不敢以自試。不自信。故不足以信人。若木蘭者。人何嘗有失身之議哉。三軍之衆。十二年之身。人且不知其爲女也。又何從而議之。士君子處世。獨知之心。可質天日。同人之迹。可和塵光。木蘭其我師哉。

韓氏從軍

韓氏保寧人。年十七。元末遭明玉珍兵亂。慮爲所掠。乃僞爲男子服。混處民間。旣而被虜。居兵伍七年。人莫知其爲女子也。後從玉珍兵掠雲南還。遇叔父贖歸成都。以適尹氏。猶然女身。稱爲韓貞女云。

呂氏曰。慷慨以全節。勇者事也。明哲以全身。智者事也。死者無可奈何之見音現着耳。苟取義不必舍生。聖人豈貴死哉。若韓氏者。權而不失其正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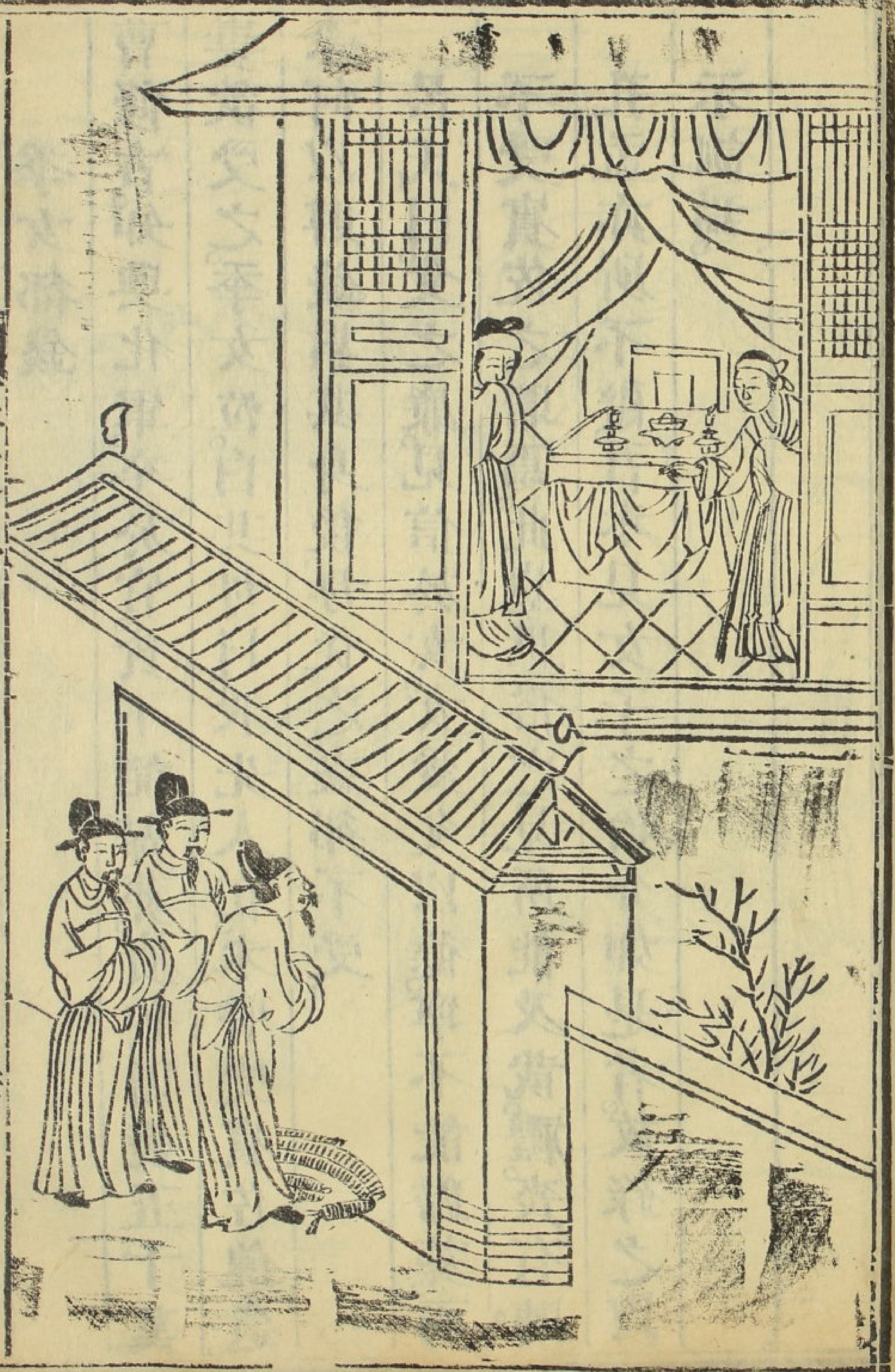
生死固如此。古侍從無人。雖母子父女不同室。近世遠別之道不明。翁婦相避。夫兄弟妻相避。而叔嫂妻妹。媟罵恥謔。兄弟姊妹。同食私語。男僕與主人少婦。理衣上食。覿面交談。不但受授之親而已。卽心可自信。而迹易生疑。無別而不苟合者有矣。未有苟合而不始於無別者也。故先王遠男女於天壤。明嫌微於毫髮。豈惟口語是憂。而實死亡禍敗之爲懼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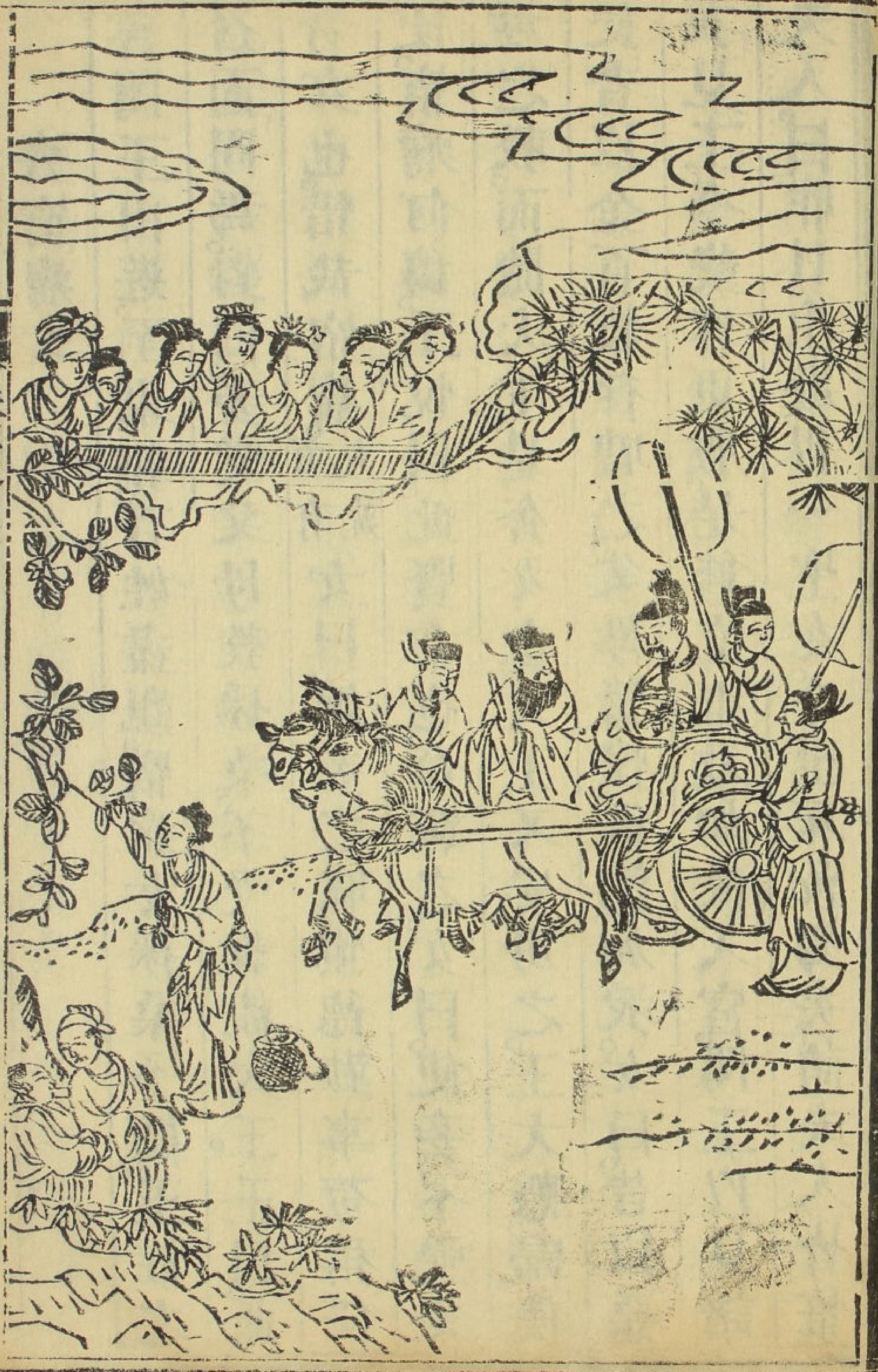


高郵死蚊

江南有一女子。父繫獄。無兄弟供朝夕。女與嫂往省之。道高郵。其郊蚊盛。夜若轟雷。非帳中不能避。有男子招入帳者。嫂從之。女曰。男女別嫌。阿家爲誰而可入耶。獨露宿草莽中。行數日。竟爲蚊嘬而死。筋有露者。土人立祠祀之。世傳爲露筋廟。

呂氏曰。高郵不忘其事而有祠。吾里人有謁其祠者。又載之劉叔剛被蒙故事云。嗟夫。姑嫂同行。旦夕不相離。即投民舍。少避須臾。誰得而議之。貞女守禮愛名。重於





季女郤錢

曹修古知興化軍。卒於官。貧不能歸葬。賓佐賻錢五十萬。妻欲受之。季女泣白其母曰。我先人在。未嘗受賓佐餽遺。柰何以賻錢累其身後。母從之。盡郤不受。

呂氏曰。父之廉。見信於女。女愛父以德。寧不能歸葬。而不受賓佐之賻焉。此豈世俗之見所能及哉。禮。喪有賻。孔孟亦所不辭。吾未見女子之狷介如是者。故錄之以示訓焉。

齊宿瘤女

齊閔王出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女採桑不顧。王恠之。召而問焉。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也。惜哉宿瘤。（項有大疣）女曰。婢妾之職。慎德勤事。苟稱任使。宿瘤何傷。王悅曰。此賢女也。命載之。女曰。使妾不受父母之教。而隨大王。是奔女也。大王又安用之。王大慙。歸使使者以金百鎰往聘之。父母驚惶。欲洗加衣。女曰。昔以惡衣見王。今變容更服。是修文也。乃如故入宮。閔王以見諸夫人曰。昨日出遊。得一聖女。今至。斥汝屬矣。諸夫人皆恠之。盛服以待。及至。宿瘤也。宮中皆掩口而笑。王曰。無笑。不飾耳。夫飾與不飾。固相去十百也。女曰。昔者堯舜桀紂俱天子也。堯舜自飾以仁義。雖為天子。安於節儉。茅茨不剪。采椽（音傳）不斲（音卓）。後宮衣不重采。食不重味。至今數千歲。天下歸善焉。桀紂自飾以暴虐。奢為苛文。造為高臺深池。後宮婦綺（音豈）縠（音谷）。弄珠玉。意非有饜時也。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至今千餘歲。天下歸惡焉。由是觀之。飾與不飾。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獨十百也。於是諸夫人皆大慙。閔王立以為后。出令卑宮室。填池澤。損膳減樂。後宮不得重采。期月

之罰。化行鄰國。諸侯朝之。侵三晉。懼秦楚。立帝號。宿瘤女有力焉。女死而王怠政。其後燕遂屠齊。閔王逃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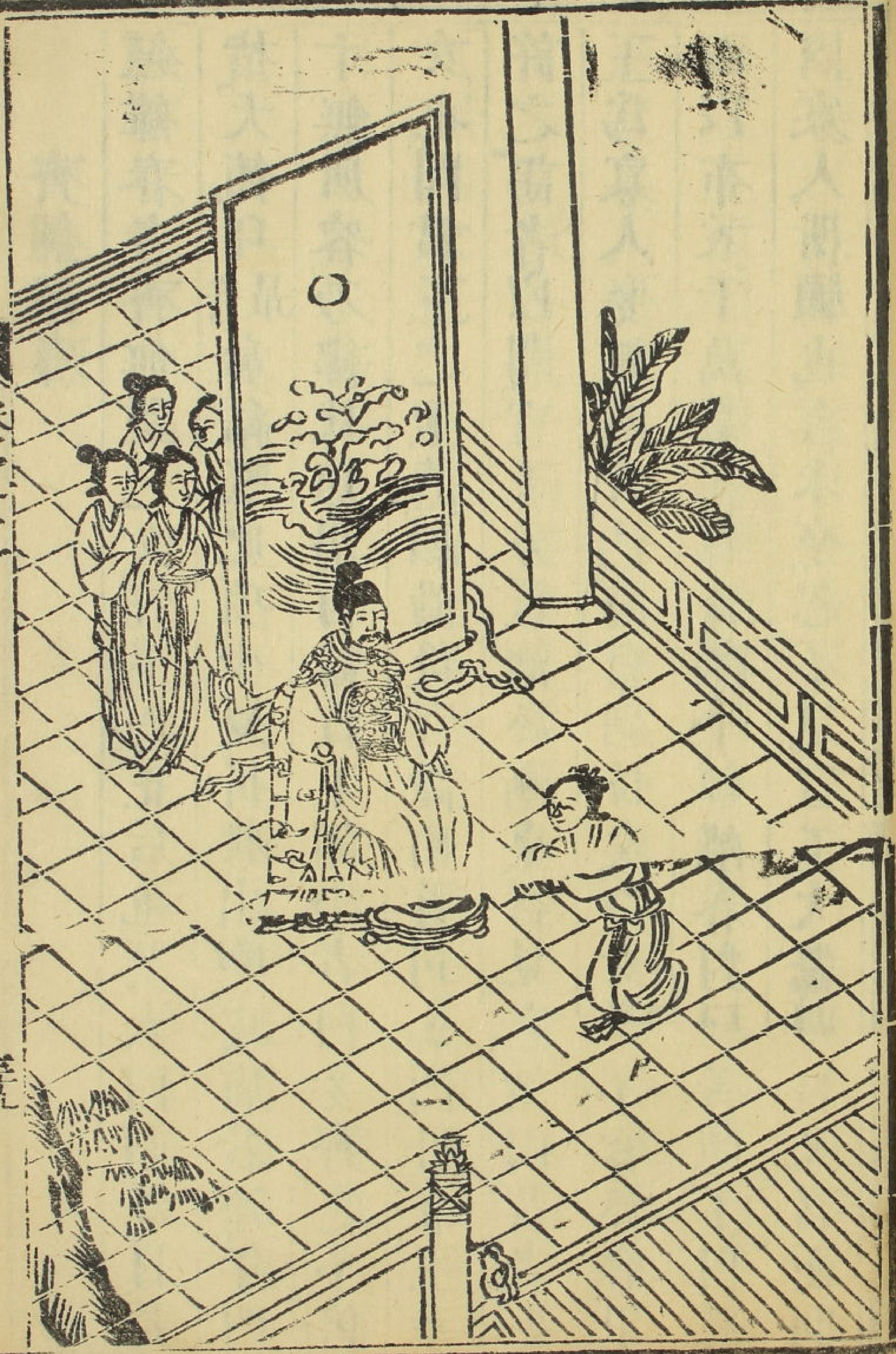
呂氏曰。女子豈專在色哉。宿瘤也。識高見遠。後宮美女。皆面愧心服。齊國因之大治。彼尤物者。徒傾人城國耳。何以為哉。何以為哉。

楚成鄭瞀

鄭瞀音茂者。楚成王之媵音孕也。初成王登臺臨後宮。宮人皆傾觀。子瞀直行不顧。王曰。行者顧。吾與汝千金。不顧。又曰。顧吾以女爲夫人。不顧。又曰。顧吾封若父兄子。瞀遂顧。於是王下臺而問曰。夫人重位也。千金厚利也。一顧可得。而竟不顧。何也。子瞀曰。妾聞婦人以端顏正體爲容。大王在臺上而妾顧。是犯禮也。告以夫人之尊。示以千金之重。而妾顧。是貪利也。犯禮而貪利。何以事王。王曰。善。遂立以爲夫人。處期年。王將立公子商臣爲太子。問之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寵。既置而黜之。必亂。且其人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王退而問之瞀。子瞀曰。令尹之言是也。王弗聽。其後商臣譖子上而殺之。子瞀謂其保曰。昔者子上言太子之不可立也。太子譖而殺之。王不明察。遂辜無罪。且王多寵子。皆欲得國。嫡庶分爭。禍必興焉。王又欲立公子職。子瞀曰。不可。王又弗聽。子瞀謂其保曰。吾聞信不見疑。今王易太子。吾懼禍亂之作也。而言之王。王不應。其以太子非吾子而疑吾譖之者乎。不如死以明之。乃自殺。是時太子知王之欲廢之也。果作亂。圍王宮。王請

貪熊蹯音煩而死。不許。遂自經。

呂氏曰。好視善聽。女子之常態也。律以靜正之容。則非矣。鄭瞀不顧楚王。可以觀閑定之養。不動以富貴。可以觀澹泊之心。顧於父兄之封。可以觀孝友之道。一顧不顧也。而天下聞其賢。後世仰其德。然則女子一言一動可不慎乎。乃因諫不行而自殺。則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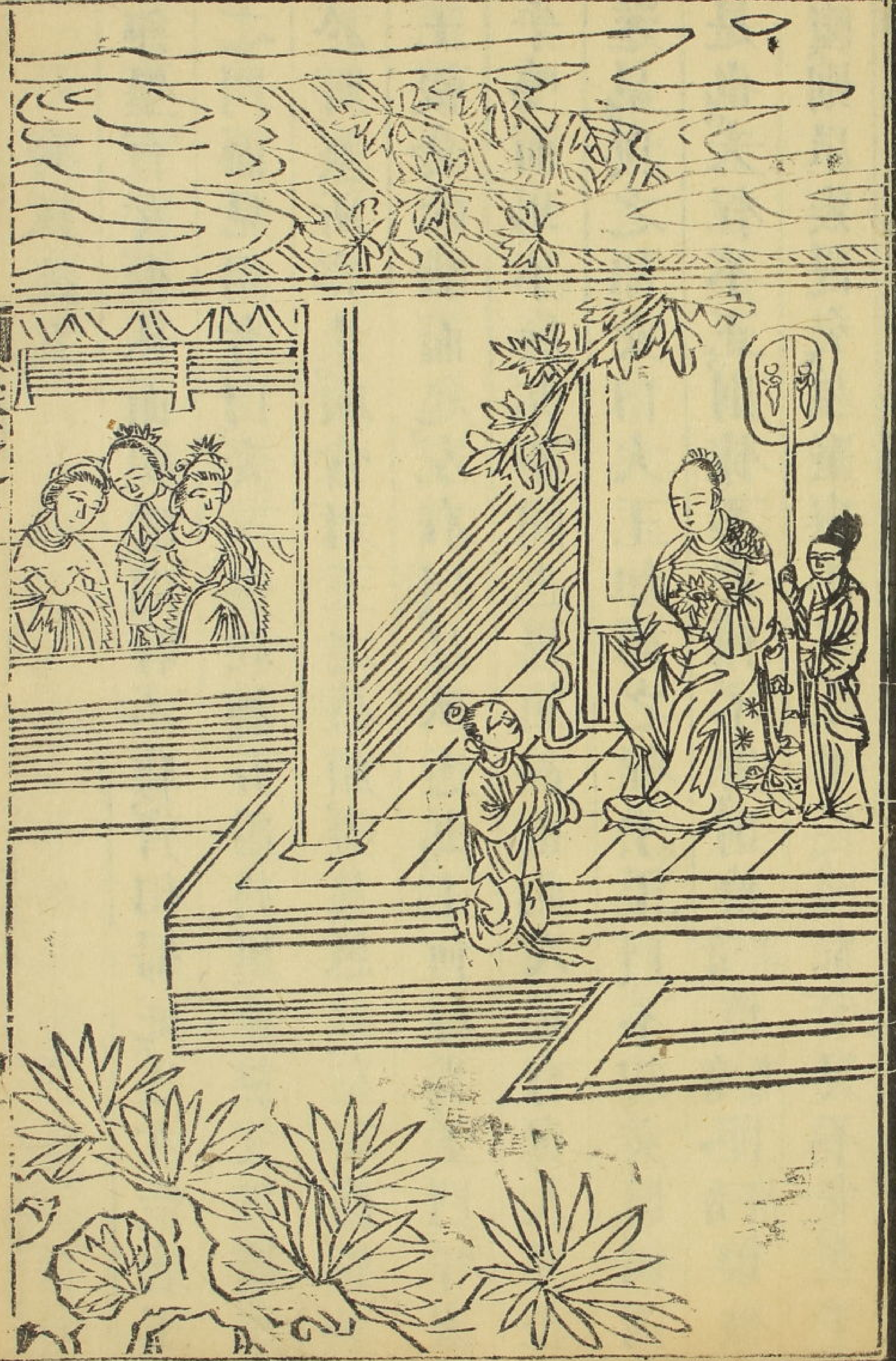


齊鍾離春

鍾離春者齊無鹽邑女宣王之正后也其人臼頭深目長指大節卬音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年四十無所容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謁者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謹頓首司馬門外唯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召見之謂曰昔者先王爲寡人娶妃匹皆已備有列位矣今女子不容於鄉里而以布衣干萬乘亦有奇能乎鍾離春對曰善隱王曰隱固寡人所願也言未卒忽不見宣王大驚因又召而問之不以隱對但張目吐舌擧手拊膝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鍾離春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讐內聚姦臣衆心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忽所恃一旦山林崩弛音施廢也社稷不定一殆也漸音尖臺五重黃金白玉琅音郎玕交疏翡翠珠璣幕音暮絡連飾萬民罷音疲極二殆也賢者匿於山林諂諛強於左右邪僞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三殆也飲酒沈湎音免以夜繼晝女樂俳音徘優縱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

宣王喟然歎曰。痛乎無鹽君之言。乃今一聞。於是毀漸臺。
罷女樂。退諂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四辟音批公門。招進
直言。延及側陋。卜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拜無鹽君爲后。
而齊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

呂氏曰。無鹽色爲天下棄。而德爲萬乘尊。亦大奇哉。世
之婦女。醜未必無鹽。而爲夫所棄者。當亦自反矣。以無
鹽之陋。出切直之語。而齊王猶尊寵之。狂惑之夫。不受
婦人之諫者。當亦自媿矣。



齊孤逐女

即墨有女。少孤而貌醜。過時不聘。齊相婦死。逐女造襄王之門。而見謁者曰。妾三逐於鄉。五逐於里。孤無父母。擯棄於野。無所容止。願當君王之盛顏。盡其愚辭。左右復於王。王輟食吐哺而起。左右曰。是孤逐也。王何辱焉。王曰。吁。夫牛鳴而馬不應。非不聞也。異類故也。此人必有與人異者。遂見與之語。女曰。大王知國之柱乎。王曰。不知。女曰。相國是也。夫柱不正。則棟不安。棟不安。則榱音崔橑音老隳音簷榱橑墮。則屋幾覆矣。屋堅與不堅。在乎柱。國家安與不安。在乎相。今大王明哲。而國相不可不審也。王曰。吾相奚若。女曰。比目之魚也。外比內比。然後能成其事。就其功。王曰。吾相可易乎。女曰。中才也。求之未可得也。如有過之者。易何不可。今則未有。妾聞明王之用人也。推知類。故楚用虞丘子而得孫叔敖。燕用郭隗音委而得樂毅。大王誠能厲之。則此可用矣。王曰。奈何。女曰。昔者齊桓公尊九九而有道歸。越王敬螳螂而勇士至。葉公好龍而龍下。類也。襄王曰。善。遂尊事國相。以孤逐妻之。齊國大治。

呂氏曰。有道哉。孤逐之言也。女子抱豪傑之識。田野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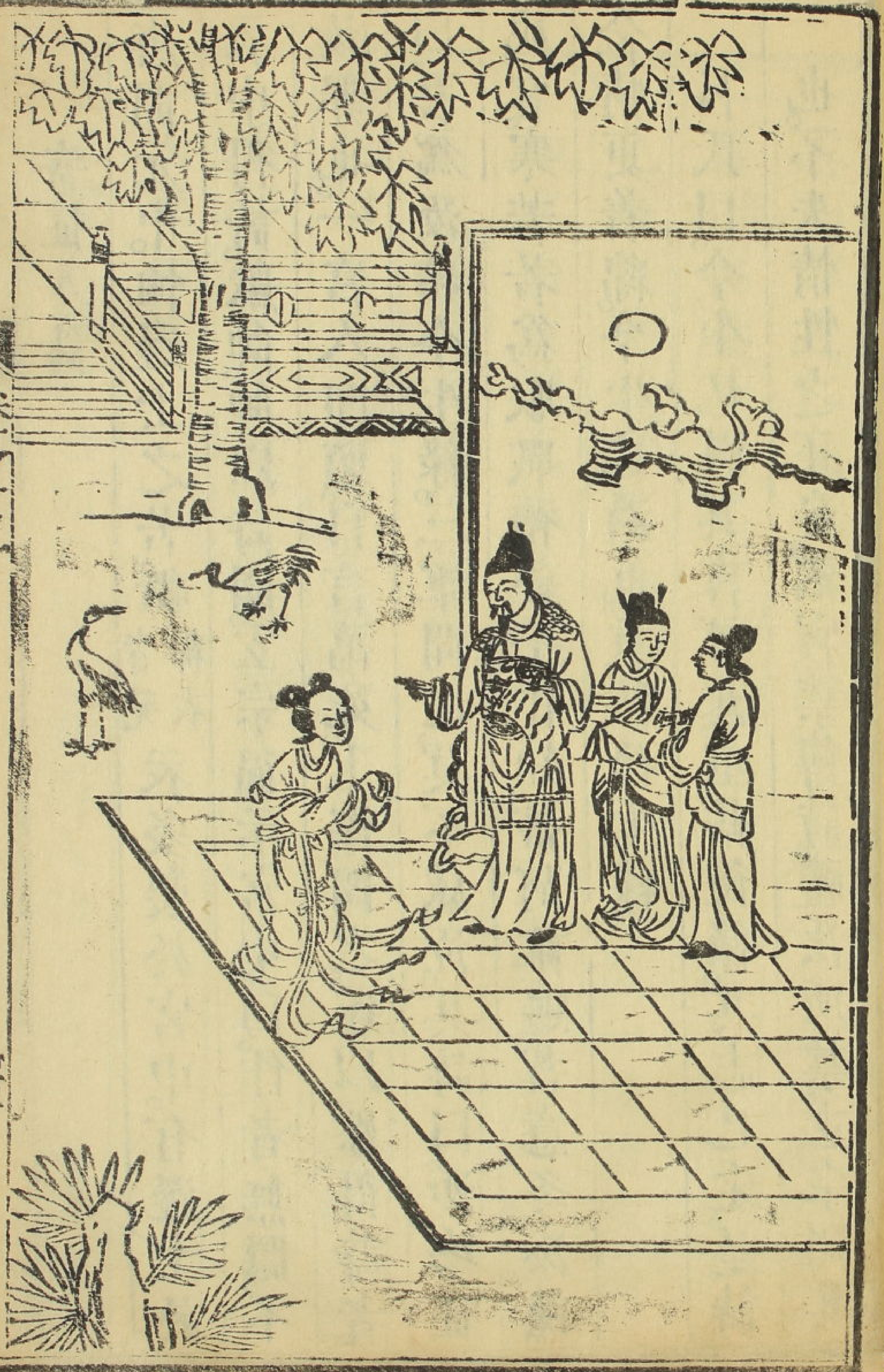
廟堂之憂。比目之魚四語。可為萬世相鑑。明王用人數語。可為萬世任相之鑑。

按無鹽孤逐。皆齊之奇女。惟是自薦於王。傷女道之正。余故列於諸女之後焉。

魯漆室女

漆室女者。魯漆室邑之女也。過時未適人。當魯穆公老而子幼。女倚柱而嘯。音笑。長出氣也隣婦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耶。吾爲子偶。尋夫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爲有知。今無知也。吾豈爲不嫁而悲哉。魯君老。太子幼。鄰婦笑曰。魯大夫之憂也。婦人何與焉。漆室女曰。不然。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佚馳走。踐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鄰人有奔女。其家倩借也吾兄追之。逢霖水出。溺流而死。令吾終身無兄。吾聞河潤九里。漸洳音儒三百步。今魯君老悖。太子少愚。魯國有患。禍及衆庶。婦人獨安所避乎。三年。魯果亂。齊楚攻之。男子戰鬪。婦人轉輸。不得休息。君子曰。遠矣。漆室女之思也。詩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此之謂也。

呂氏曰。女子無憂。即憂亦不過衣食之計耳。漆室之私憂。魯大夫之所竊笑者也。吾錄之。不謂漆室奇。所以愧謀國之臣。甘爲處堂燕雀。而不懷漆室之憂耳。安車飽食。焉用爾爲。



寄征人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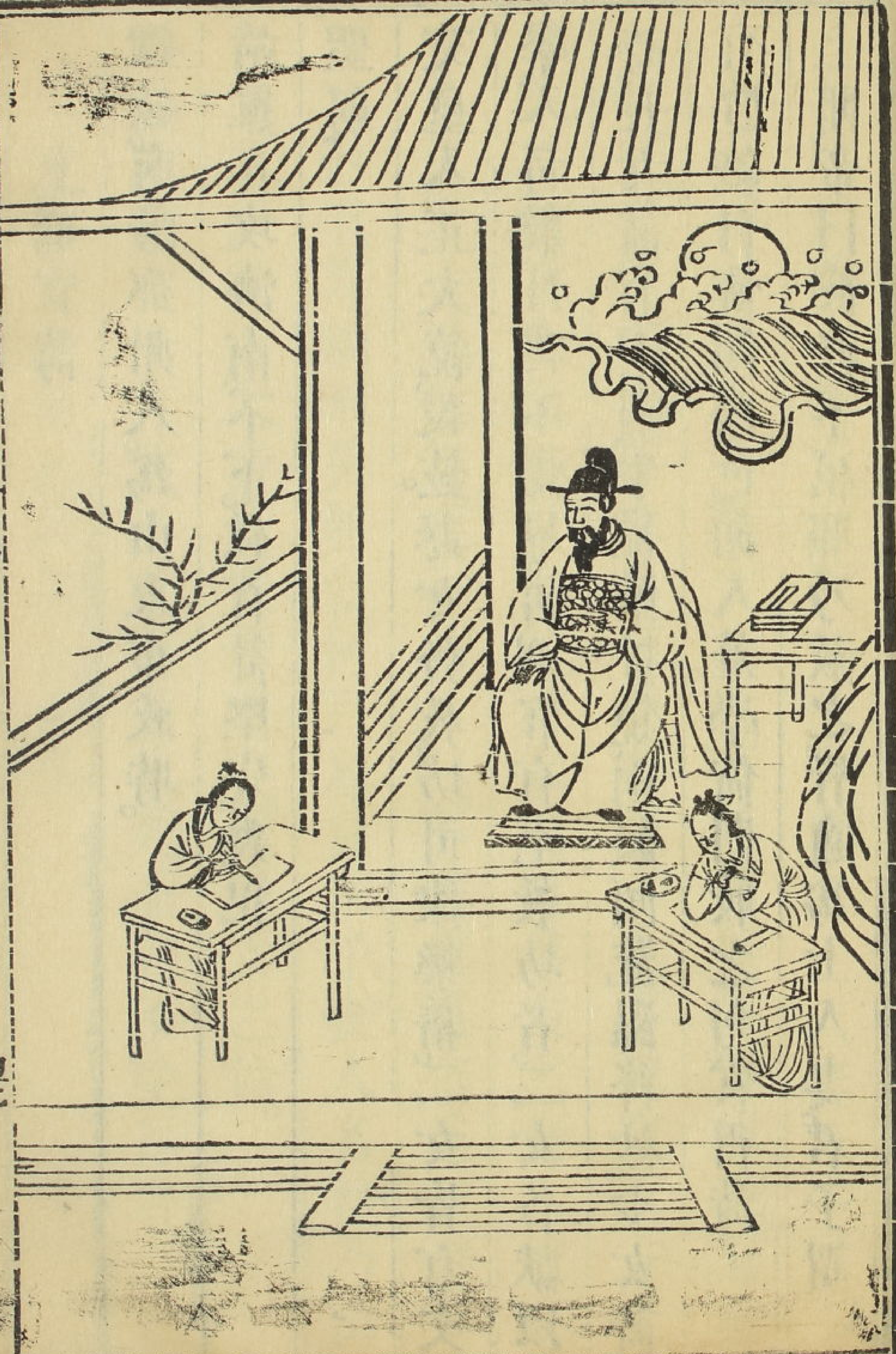
唐開元中。恤邊士之苦。纊（音況綿衣）衣多製於宮中。有邊士於衣中得詩。獻帥。帥以詩聞。玄宗徧示宮中。曰作者無隱。不汝罪也。一宮人叩頭自言萬死。上深閔之。遂以嫁得詩者。曰吾爲汝結今生緣。三軍聞之。莫不感泣。其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爲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蓄意多添線。含情更着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後生緣。

呂氏曰。今生已過。其言可悲。重結後緣。其志已定。是詩也。不失情性之正矣。然宮禁傳詩。禮法所禁。玄宗閔其志而嫁之。仁矣哉。夫民間無不嫁之女。而摽梅迨謂。野麕（音君）懷春詩刺之。貞女者何。聖人不絕人情。惟其正而已。前代英君。常放宮女。多者三千。鬱陰一暢。積怨盡消。如此而不釀天地之和。弭水旱之災。培社稷之福。廣胤嗣之祥者。未之有也。我

朝選用宮人。不拘婦女。婦人入宮。年至五十。願還鄉者聽。女子入宮中數年。願回鄉及適人者。聽從其便。又不但出放而已。

聖祖體天地之心。順陰陽之氣。閒人物之情。委曲周至如

此唐玄宗憐一宮人。此盛德事。尚使推情衆女。擇其年
深者。大篇出放。或十年一選放如前代故事焉。豈不尤
盛德哉。惜乎其未之及也。



上刑官詩

鐵鉉。南陽鄧州人。爲山東布政時。靖難兵攻濟南。不下。鉉百計堅守。幾犯

聖躬。

文皇入正大統。殺鉉。妻女發教坊司隸樂籍。二女皆有文學。入司數月。終不受辱。司刑官有至教坊者。二女各獻以詩。長女詩有雲鬟半挽臨粧鏡。兩淚頻傾流濕絳紗。少女詩有覽鏡自憐傾國色。向人羞學倚門粧之句。官得詩。

上聞。帝曰。彼終不屈耶。乃赦之。皆適爲士人妻。君子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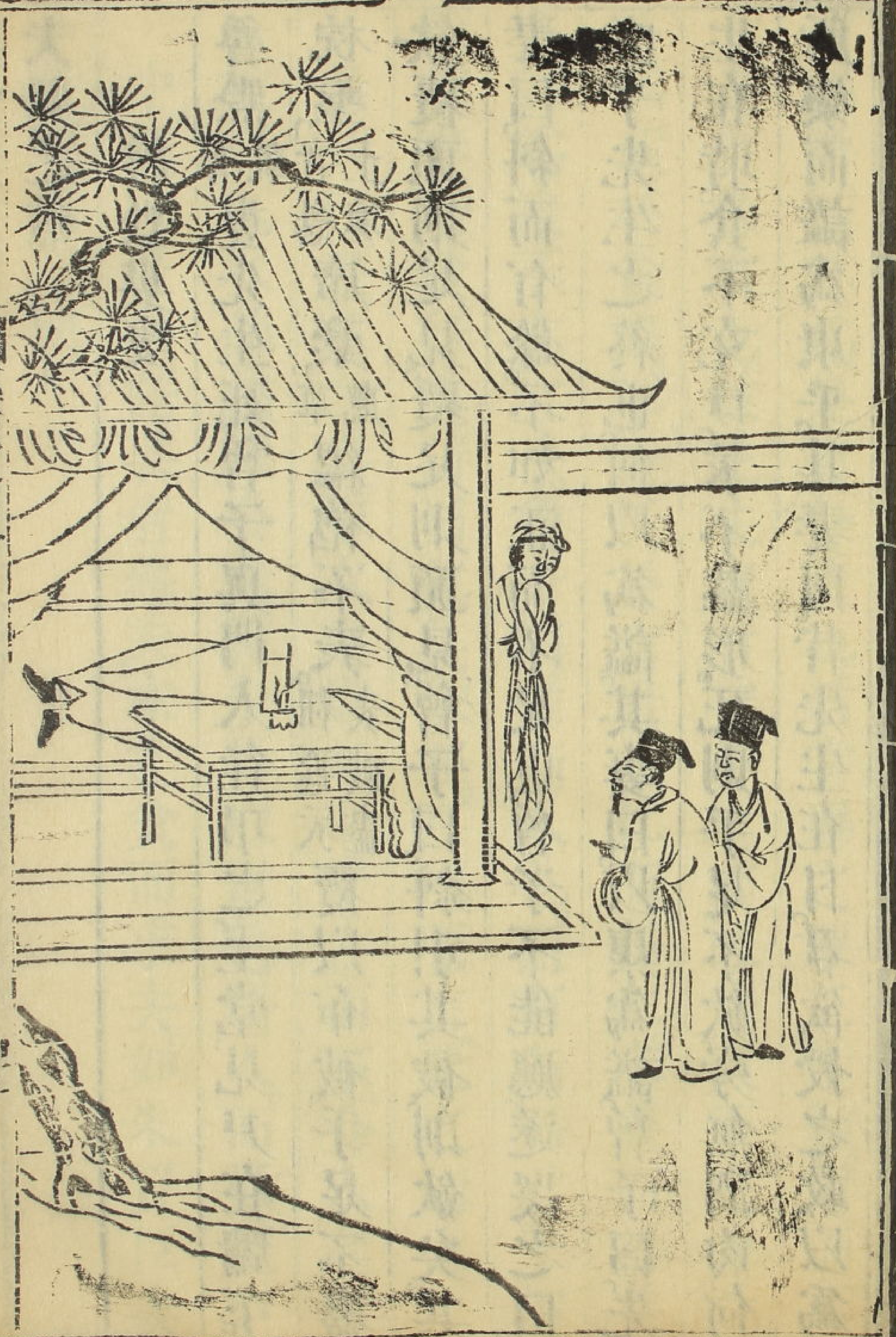
聖王能體悉人情。賢女能保全名節。

呂氏曰。古罪人不拏。當族者。有赦而無辱。漢以後。有輸織室者。勞之也。有沒爲官婢者。賤之也。有流竄遠方者。困之也。隸於倡優。自唐始。肅宗以阿思布之妻入掖庭。使衣綠衣。雜俳舞。政和公主曰。不可。使思布爲逆。妻不宜近至尊。儻刑與罪當。何可辱良家子。喪人名節。乃出之。則知教坊之發。所從來遠矣。夫男女之倫。

聖王所重。女子自重其身。有甘萬死而義不受辱者。

文皇憐二女之節。悉放從良。大哉

聖人之德。維持風教。可爲萬世帝王法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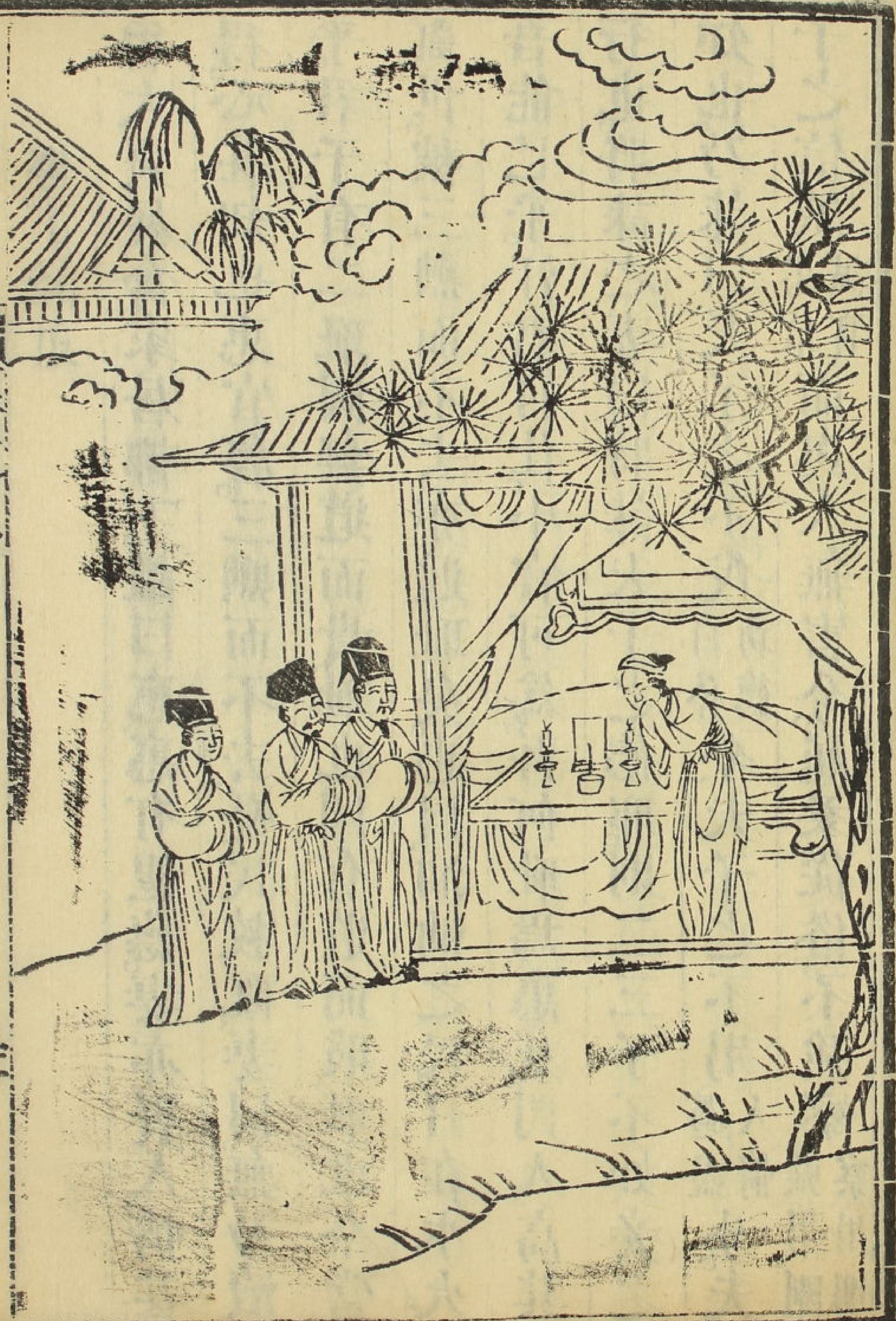


夫婦之道

魯黔婁妻

魯黔(音乾)婁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上堂。見尸在牖下。枕墼(音急土塊)。席稾(草薦)。縕袍不表(粗惡衣表破盡)。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其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曾子不能應。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爲謚。其妻曰。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何所樂而謚爲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在日。君欲授之政以爲國相。辭而不爲。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爲康。不亦宜乎。曾子曰。惟斯人也。而有斯婦。君子謂黔婁妻樂貧行道。詩曰。彼美淑姬。可以晤言。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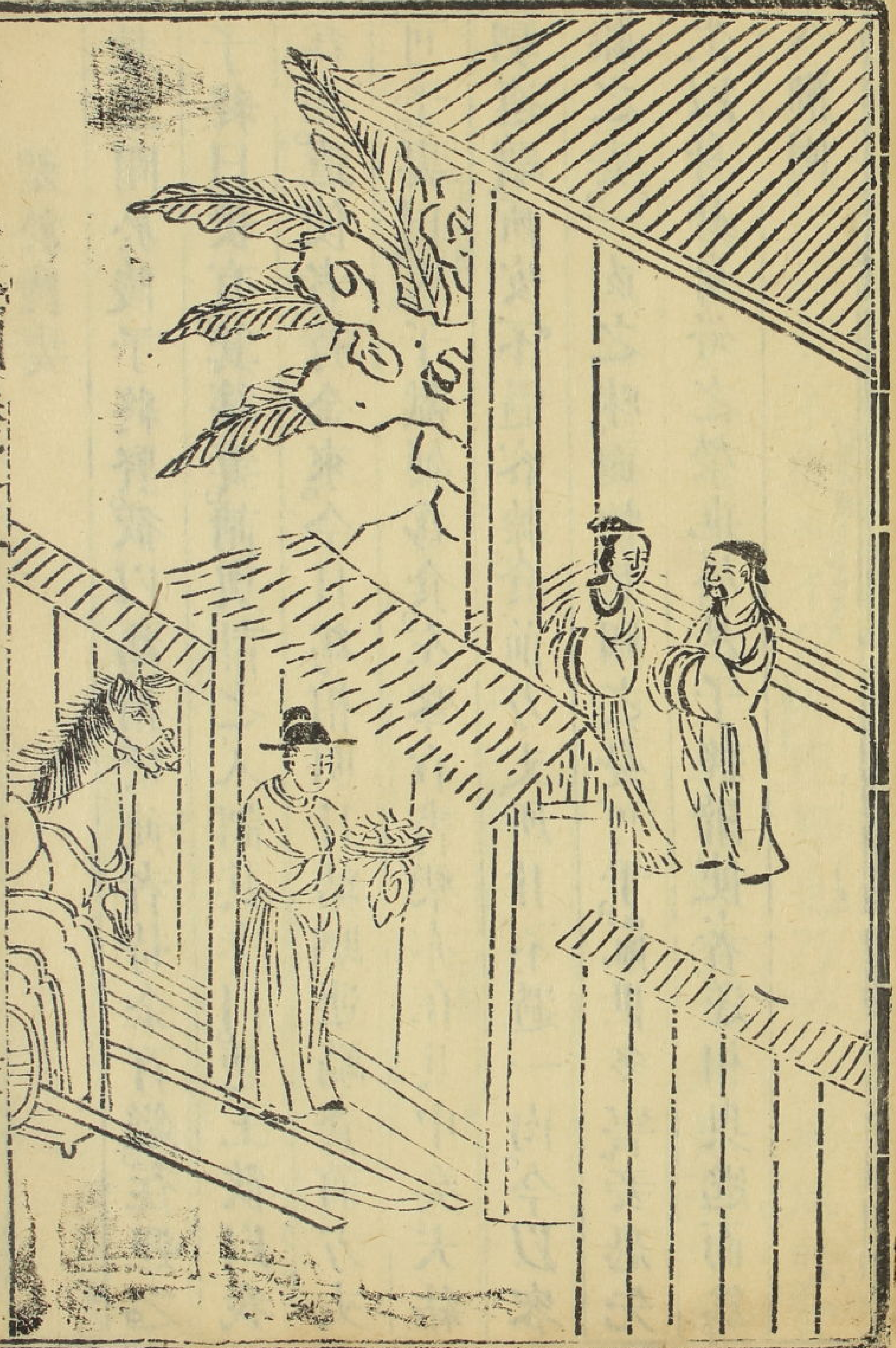
呂氏曰。黔婁之妻。聖人之識趣也。千古而下。令人起敬。彼婦人衣錦繡。耀金珠。傅朱粉。以財色驕人。而抵死戶中無一道義語。甚者慫夫家之貧而求去。如朱買臣妻者。可爲三嘆。



柳下誄惠

魯大夫展禽家居柳下。誄曰惠。惠有聖德。妻亦賢人。情甚得。心甚知也。惠官魯。三黜而不去。憂民救亂。妻曰。無乃瀆乎。君子有二恥。國無道而貴。恥也。國有道而賤。恥也。今當亂世。被三黜而不去。亦近恥矣。惠曰。油油之民。百在水火。吾能已乎。汙君可仕。小官可爲。吾何恥焉。惠死。門人高其行也。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之知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自矜功德。夫子之不竭兮過盡人情。夫子之信誠忠信誠實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強察強用剛察用明兮。蒙恥君不信任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芥不以一毫芥蒂於心兮。豈弟和樂君子。永能厲不以三公易介兮。吁嗟惜哉。乃下世兮。嗚呼哀哉。神魂泄兮。夫子之誄。宜爲惠兮。門人從之以爲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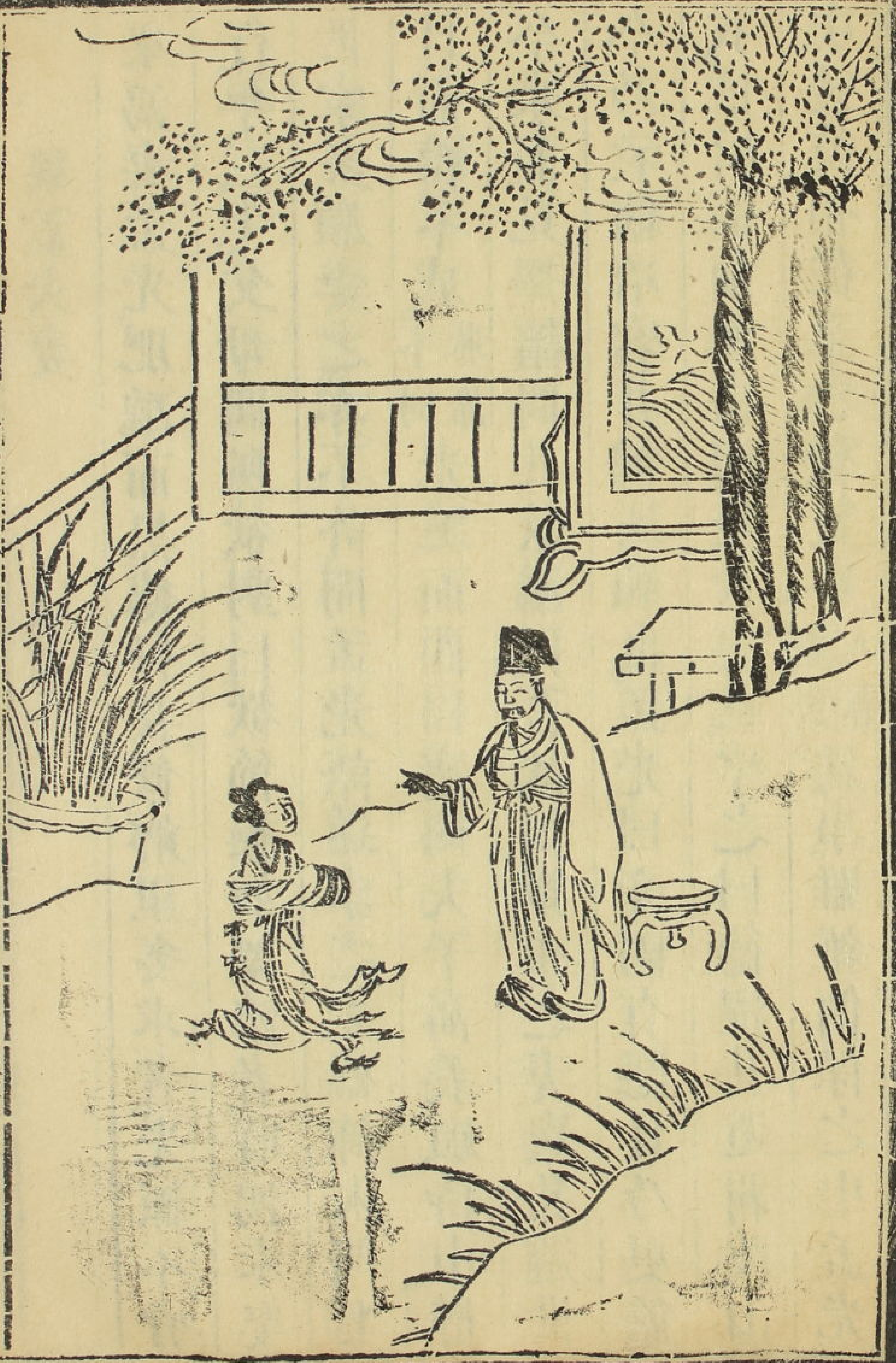
呂氏曰。士君子之行。乎朝易。乎閨門難。婦人於夫。知其內行易。知其外行難。惠也平生心事。居官治蹟。爲人節槩。其妻皆能一一道。可謂兩賢矣。丈夫平生不爲婦人所知。其人品可槩見。相與終身。而不知夫子爲何如人。其婦人亦可知矣。



楚於陵妻

楚王聞於陵子終賢。欲以爲相。使使者持金百鎰。往迎之。子終曰。僕有箕箒妻。請與計之。入謂其妻曰。楚王欲以我爲相。遣使者持金來。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前方丈。可乎。妻曰。夫子織屨爲食。左琴右書。樂亦在其中矣。夫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前方丈。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可乎。亂世多害。妾恐先生以身易身外之榮也。於是子終辭使者。遂相與逃而爲人灌園。

呂氏曰。仕非不義也。不仕非違節也。乃若不戚戚於貧賤。不唬唬於富貴。求之婦人。蓋亦難矣。余錄黔婁子終二婦。以爲安貧樂道之訓云。



郤缺如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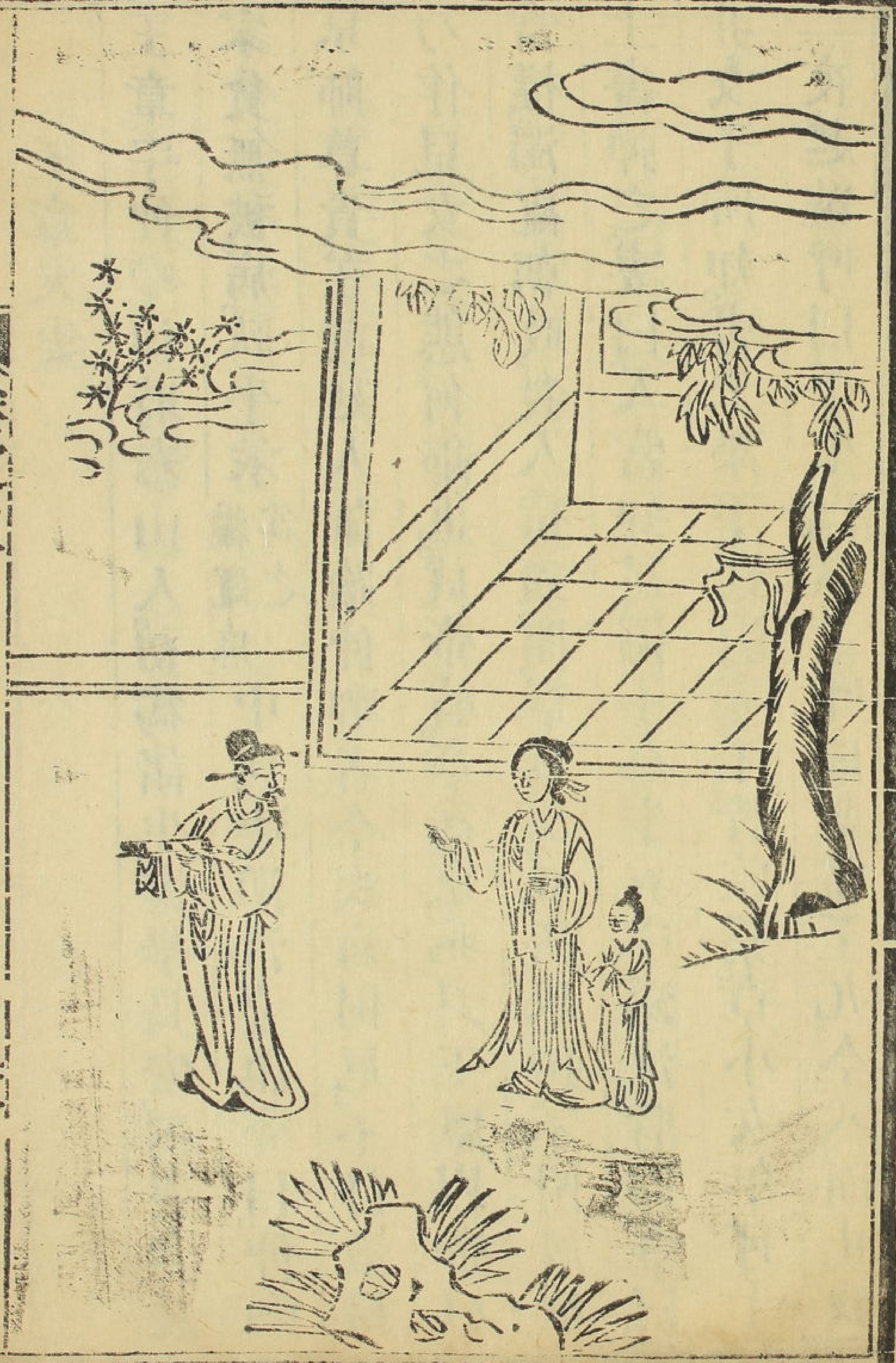
晉冀邑人郤缺。夫婦相敬如賓客。一日缺耨。(乃豆切芸也)其妻饁(音葉送飯)持食奉夫甚謹。缺亦欽容受之。晉大夫臼季過而見之。載以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能治民。君請用之。文公以為下軍大夫。

呂氏曰。夫婦非疏遠之人。田野非几席之地。饁餉非獻酬之時。郤缺夫婦敬以相將。觀者欣羨焉。則事事有容。在在不苟。可知矣。余嘗謂閨門之內。離一禮字不得。而夫妻反目。則不以禮節之故也。郤缺夫婦。真可師哉。

梁孟夫妻

梁鴻妻孟光。肥醜而黑。德行甚修。鄉里多求者。光輒不肯行。年三十。父母問所欲。對曰。欲節操如梁鴻者。時鴻未娶。世家多願妻之。亦不許。聞孟光語。遂求之。光盛飾入門。七日而禮不成。(不同牀席)光跪而問曰。竊聞夫子高義。願侍巾櫛。今來而見擇。請問其故。鴻曰。吾欲得荆布之妻。與共遁世。今乃衣繡冶容。非鴻所願也。孟光曰。妾固有隱具。乃更麤衣。椎髻而前。鴻喜曰。是吾妻也。字之曰德耀。共遁霸陵山中。後復相從至會稽。賃舂(傭與人舂)為事。雖雜傭保之中。孟光每進食。必舉案(食盤)齊眉。不敢正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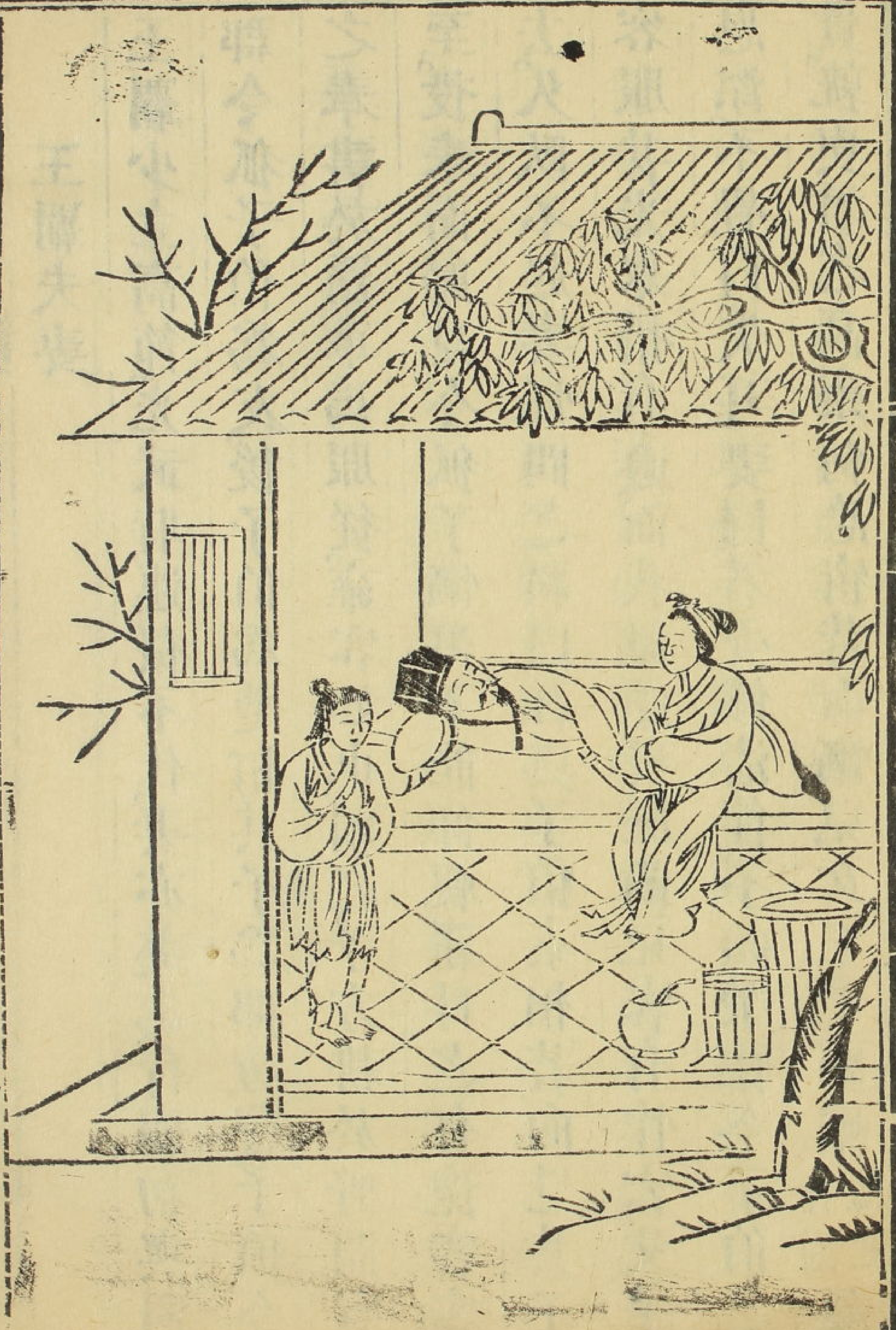
呂氏曰。女子之愛憎。色居其九。而德為輕。此俗子庸夫。溺邪之陋識也。傳稱孟光貌陋。而梁鴻貧。二人者。以德相求。鴻不醜光之色。光不厭鴻之家。至於綺羅脂粉。亦愠不使御。鴻之心。豈以色為重輕哉。有道之識自別。果色美而可欲也。則古今美婦人多矣。史冊斑斑。孰非敗國亾家之禍本哉。



王章夫妻

王章字仲卿漢時泰山人初為諸生游學長安獨與妻居家貧無被病臥牛衣編亂麻為之中與妻涕泣妻厲聲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作兒女之態何鄙也成帝時章為京兆尹王鳳以帝舅當權濁亂朝政殺人指顧間章雖為鳳所舉獨不附鳳欲上書彈之妻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書上果下廷尉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呼曰平生常日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父也素剛其先死乎明日問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章為京兆二年死不以罪衆庶寃之

呂氏曰夫婦有同德以相濟者於陵黠妻是已有異見以相成者王章與妻是已牛衣之悲兒女之態也而其妻鄙之章遂能自奮以顯其身鳳書之止章妻世俗之情也而章竟不從遂至直言以成其志論成敗則妻不為不智論是非則章不為不忠彼同惡者胥陷於非乖戾者各執其是非德業之賴也古賢夫婦為閨門好友故彼此相觀而一言動不臧輒恐相媿吾於此傳有感



王覇夫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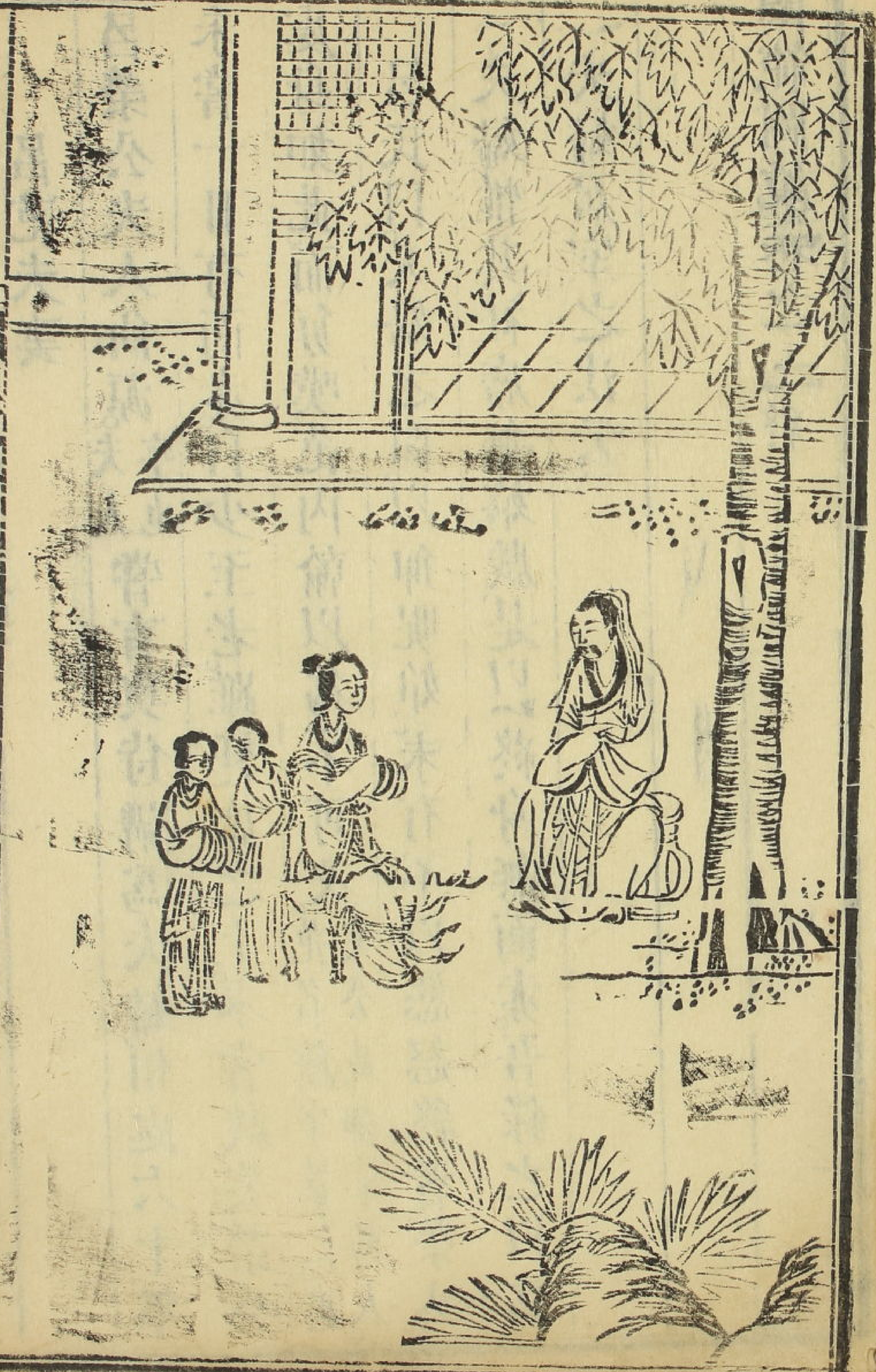
王覇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妻亦美志行。覇初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後子伯爲楚相。其子爲郡功曹。子伯令之奉書於覇。車馬服從。雍容如也。覇之子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慚沮不能仰視。覇目之有愧容。客去。久臥不起。妻怪問之。覇曰。吾與子伯素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蓬髮歷齒。見客有怍容。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柰何忘宿昔而慚兒女子乎。覇蹶音掘猛起起而笑曰。有是哉。遂相與終身隱遯。

呂氏曰。富貴不足榮。亦不爲辱。貧賤不足慕。亦不足羞。使覇有可行之道。何必慕箕潁以爲名高。覇無仕進之心。何必見趙孟而生媿色。總之真識不定。道心未純耳。其妻對景當局。不知視覇何如。然清節數語。則確然隱君子之高蹈也。

鮑桓夫妻

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少君妻之。資裝甚盛。宣不悅。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妾侍執巾櫛。旣承奉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着短布裳。與宣共輓(音晚)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

呂氏曰。少君以富家少女。幡然甘貧婦之行。毁粧露面。汲水輓車。古稱習氣難脫。士君子累歲窮年。不能漸變。而況斯婦乎。少君可謂勇於義矣。鮑宣甘心苦節。視勢利紛華。若將浼焉。豈不介石君子哉。乃有利婦家之財。得之則喜。不得則怒。日填溪壑而不足者。視此當亦汗顏。



呂范夫妻

呂滎公夫人仙源。夫人字也嘗言與侍講爲夫婦。相處六十年。未嘗一日有面赤。自少至老。雖衽席之上。未嘗戲笑。滎公處身如此。而每嘆范内翰以爲不可及。范名鎭字景仁。惠文公、成都華陽人。

呂氏曰。夫婦之間。以狎昵媟、未有不以怨怒終者。滎公夫婦惟其衽席無媟戲。是以終身無面赤。吾錄之以爲夫婦居室之法云。

閨範圖說卷之二終